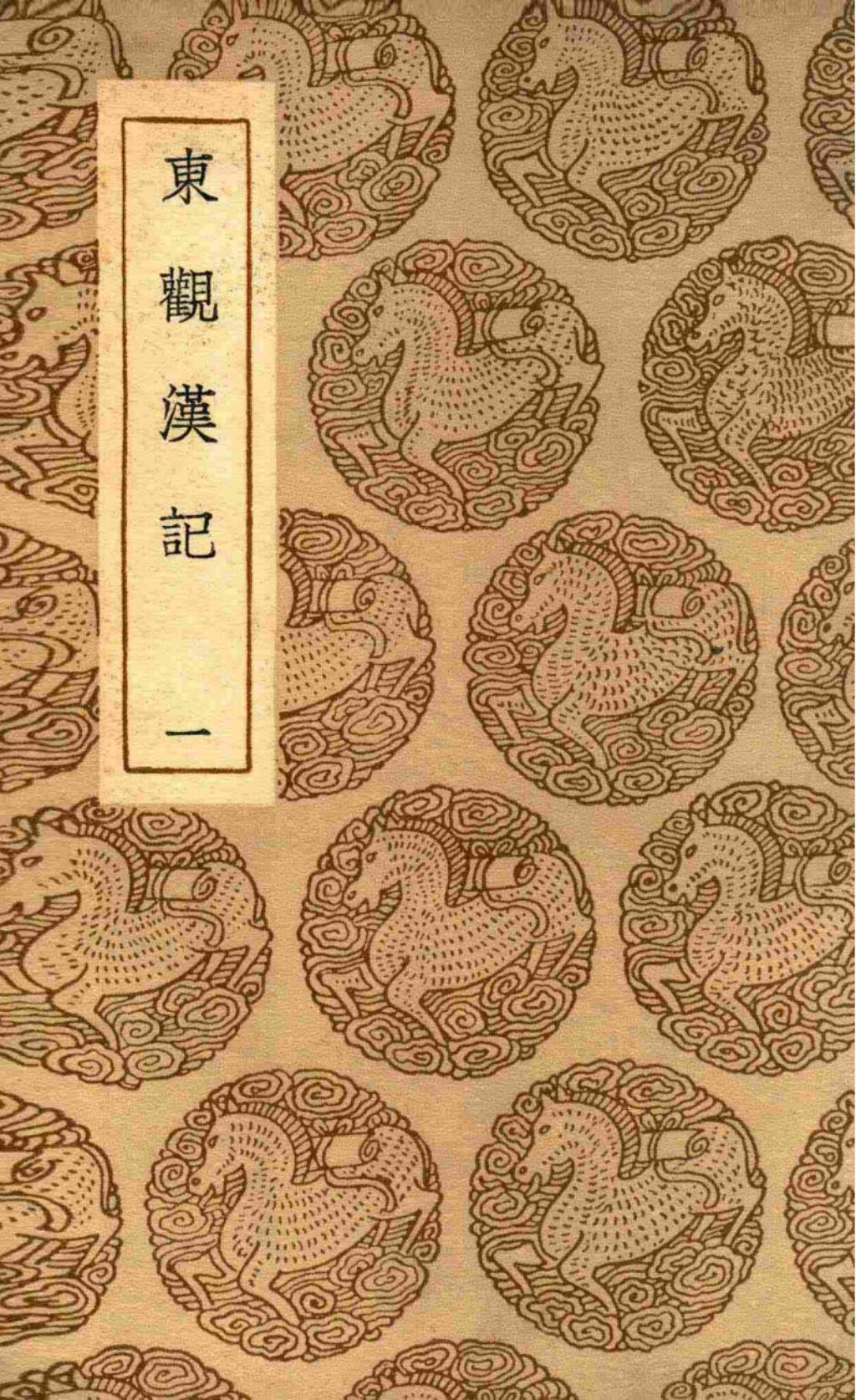


東觀漢記

一





記 漢 觀 東

(一)

撰 等 固 班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東觀漢記、隋書經籍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今考之范書珍未嘗爲長水校尉且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題珍等居首案范書班固傳云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共成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此漢記之初創也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建武訖永初范書劉珍傳亦稱鄧太后詔珍與劉驥駿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此漢記之初續也史通又云劉珍等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元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范書伏湛傳亦云元嘉中桓帝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延篤傳亦稱篤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此漢記之再續也蓋至是而史體粗備乃肇有漢記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東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董卓作亂舊文散逸及

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案范書蔡邕傳邕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所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多不存盧植傳亦稱熹平中植與邕說並在東觀補續漢記又劉昭補注司馬書引袁山松書云劉洪與蔡邕共述律曆記又引謝承書云胡廣博綜舊儀蔡邕因以爲志又改謝沈書云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爲祭祀志范書李賢注稱邕上書云臣科條諸志所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欲著者五此漢記之三續也其稱東觀者范書安帝紀李賢注引雒陽宮殿名云南宮有東觀竇章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蓋東漢之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于東觀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書隋志稱書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舊唐書志則云一百二十六卷又錄一卷蓋唐時已有闕佚隋志又稱是書起光武訖靈帝今攷列傳之文間記及獻帝時事蓋楊彪所補也晉時以此書與史記漢書爲三史人多習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隸事釋書類多徵引自唐章懷太子李賢集諸儒注范書盛行千代此書遂微北宋時尚有殘本四十三卷趙希弁讀書附志邵博聞見後錄並稱其書乃高麗所獻蓋已罕得南宋中興書目則止存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景丹蓋延九傳共八卷維時有蜀本流傳而錯誤不可讀上蔡任澣始以祕閣本讎校羅願爲序行之刻板于江夏郡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所見本卷第凡十二而闕第七第八二卷卷數雖似稍多而核其列傳之數亦止九篇則固無異于書

目所載也。自元以來。此書久佚。永樂大典于鄧、吳、賈、耿諸韻內。並無漢記一語。則所謂九篇者。明初
即已不存矣。本朝姚之駟。撰後漢書補逸。曾蒐集遺文。析爲八卷。然所採祇據劉昭續漢書十志。補
注范書李賢注。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五書。又往往掇拾不盡。挂漏殊多。
今謹據姚本舊文。以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參攷諸書。補其闕逸。所增者幾十之六。其書久無刊本。傳
寫多訛。姚本隨文鈔錄。謬戾百出。且漢記目錄雖佚。而紀、表、志、傳、載記、諸體例。史通及各書所載梗
概。尙一一可尋。姚本不加攷證。隨意標題。割裂顛倒。不可殫數。今悉加釐正。分爲帝紀三卷。年表一
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其篇第無可攷者。別爲佚文一卷。而以漢記與范書異同附錄于
末。雖殘珪斷璧。零落不完。而古澤斑爛。罔非瑰寶。書中所載。如章帝之詔增修羣祀。杜林之議郊祀。
東平王蒼之議廟舞。並一朝大典。而范書均不詳載其文。他如張順預起義之謀。王常贊昆陽之策。
楊正之嚴正。趙勤之潔清。亦復概從闕如。殊爲疎略。惟賴茲殘笈。讀史者尙有所循。則其有資攷證。
良匪淺鮮。尤不可不亟爲表章矣。

東觀漢記目錄

卷一

帝紀一

世祖光武皇帝

卷二

帝紀二

顯宗孝明皇帝

穆宗孝和皇帝

卷三

帝紀三

恭宗孝安皇帝

孝沖皇帝

威宗孝桓皇帝

敬宗孝順皇帝

孝質皇帝

孝靈皇帝〔案〕帝紀訖于靈帝隋書經籍志已有明文孝獻無紀本非闕佚故志

肅宗孝章皇帝

孝殤皇帝

今不列
其目

卷四

年表

百官表

王子侯表

恩澤侯表

卷五

志

地理志

禮志

郊祀志

朝會志〔案〕以
二篇全闕

卷六

列傳一外戚

諸王表〔案〕以下
四篇全闕

功臣表

律曆志

樂志

車服志

天文志

光烈陰皇后

敬隱宋皇后

和熹鄧皇后

竇貴人

孝桓鄧皇后

明德馬皇后
孝和陰皇后

順烈梁皇后

孝崇匱皇后

卷七

列傳二宗室

齊武王績

續成文人自爲篇故今別爲標目而仍以例附各傳後爲

趙孝王良

梁

東海恭王彊

楚王英

東平憲王蒼

北海靖王興〔案〕前史列傳例有附載如妃嬪附皇后子孫附祖父本書採

北海敬王睦

弘

城陽恭王祉

沛獻王輔

濟南安王康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荊

琅邪孝王京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平原懷王勝

孝德皇

中山簡王焉

彭城靖王恭

樂成王襄

卷八

列傳三

鄧禹

鄧悝

鄧鴻

鄧闡

鄧遵

賈復

耿況

鄧訓

鄧陟

鄧弘

鄧豹

吳漢

賈宗

耿弇

耿國

耿恭

卷九

列傳四

寇恂

岑起

馮彰

祭遵

祭參

蓋延

卷十

列傳五

耿純

馬武

耿秉

岑彭

馮異

朱祐

祭彤

景丹

铫期

臧宮

劉隆

郭晨

列傳六

卷十一

馬成 陳俊 傅俊 王霸 任隗 李純 劉植 劉嘉 李通 實固 實章

來歛

王梁 陳浮 堅鐸 任光 李忠 邓彤 劉歆 王常 實融 實憲 卓茂

樊重

樊儻

樊準

張歆

郭況

陰識

陰傅

卷十二

列傳七

馬援

馬防

馬客卿

馬融

梁統

樊弘

樊梵

張況

張禹

陰睦

陰興

陰曉

馬廖

馬光

馬嚴

馬棱

梁竦

梁商
梁不疑

卷十三

列傳八

伏湛

伏恭

侯霸

韓歆

朱浮

杜林

馮勤

馮石

卷十四

列傳九

梁冀
孫咸

伏盛

伏晨

宋弘

歐陽歛

張湛

張純

馮飭

趙壹

卷十五

列傳十

王闔

鮑昱

馮衍

朱鮪

丁紈

宣秉

王丹

申屠剛

郭伋

孔奮

衛颯

任延

鮑永

田邑

馮豹

王元

丁鴻

宣彪

王良

郅惲

杜詩

張堪

茨充

董宣

卷十六

列傳十一

樊曄

馮駿

洼丹

劉昆

張佚

桓典

桓焉

桓榮

范升

鄭興

班超

班彪

班固

李章
鄧讓

戴憑

劉軼

桓譚

桓礪

桓郁

桓鸞

桓郁

陳元

鄭衆

班始

班固

牟長 高詡
甄宇 李恭
丁邯 周嘉
索盧 放

尹敏 丁恭 張玄
蘇竟 溫序 劉茂
朱勃 楊正 崔駟
崔寔 古初 蔡順
逢萌 蔡順 蘭初
嚴光

卷十七

列傳十二

閔貢
井丹

虞延

周澤

孫堪

劉般

郭賀

劉平

鍾離意

朱酺

楊政

郇恁

周黨
耿嵩

郭丹

牟融

魏應

劉愷

吳良

承宮

宋均

鮑陽鴻

薛漢

徐匡

張重

趙孝

李善

卷十八

列傳十三

第五倫

鄧彪

袁安

韋彪

郭躬

王景

王阜

玄賀

賈逵

姜詩
魏譚

桓虞

鄭弘

朱暉

韋豹

鄭均

廉范

秦彭

曹褒

江革

召馴

杜安

杜篤

趙興

毛義

梁鴻

郭鳳

卷十九

列傳十四

張酺

巢堪

魯丕

陳寵

尹勤

李育

杜根

宋揚

趙勤

淳于恭

高鳳

何熙

陳忠

徐防

魯恭

韓稜

尹勤

魏霸

應奉

鄭璫

何敞

梁諷

王渙

黃瓊

張霸

李充

汝郁

郭玉

卷二十

列傳十五

張敏

應順

應劭

樂恢

周榮

李恂

黃香

黃琬

周紓

司馬均

張表

鄭衆

楊震

楊秉

任尙

馮良

蔡倫

李固

左雄

張綱

吳祐

朱建

韓昭

孫程

籍建

楊賜
薛苞
所輔
龐參
祝良
王堂
周舉
張耽
丘騰
趙序
苗光

胡廣

劉祐

韋毅

陳蕃

劉寬

張奐

趙咨

符融

范丹

曹節

王允

孔融

周珌

郭汜

陳龜
李雲

宗賚

段熲

陳球

陽球

荀曇

高彪

韓卓

皇甫嵩

趙溫

蔡邕

劉翊

呂布

蔣疊 馮模 劉訓 蔣翊 梁福 卜福
船刪 李庸 魏成 楊喬 段普

須誦 周行 雍條 范康 喜夷 宗慶
巴異 陳導 霍歆 舉尋 邢崇 羊融
陳囂 沈豐

卷二十二

列傳十七列女 外裔

鮑宣妻

匈奴南單于

西羌

卷二十三

載記

劉玄

申屠志

劉盈子

呂母

盧芳

彭寵

秦豐

江伯姊

菴都夷

西域

公賓就

陳遵

赤眉

王郎

蘇茂

張豐

鄧奉

龐萌

公孫述

田戎

卷二十四

佚文

隗囂
延岑

銅馬等羣盜

附、東觀漢記、范書異同。

東觀漢記卷一

帝紀一

世祖光武皇帝

光武皇帝諱秀，高帝九世孫也。承文景之統，出自長沙定王發。王生舂陵節侯。舂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攷侯。〔案〕考侯原誤作考侯，今從范書。以土地下溼，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舂陵。皇考初爲濟陽令，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案〕范書帝紀李賢注，皇考以令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與此合。范書謂生于縣舍，殊誤。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如晝。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于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帝曰：「秀。」先是有鳳凰集濟陽故宮中，皆畫鳳凰聖瑞萌兆。始形于此，帝爲人隆準、日角、太口、美鬚眉、長七尺三寸。在春陵時，望氣者言：「春陵城中有喜氣。」曰：「美哉王氣！」鬱鬱葱葱。〔案〕范書帝紀，望氣者蕭伯阿也。年九歲而南頓君卒。〔案〕范書帝紀南頓君名，欽卽帝考也。隨其叔父在蕭入小學，後之長安受尙書于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餽以給諸公費，大義略舉。因學世事，朝政每下。〔案〕太平御覽，每下作美惡。必先聞知，具爲同舍解說。高才好學，然亦喜遊俠，鬪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時會朝請。舍長安尙冠里，南陽大人賢者。

往來長安爲之邸。闡稽疑議。〔案〕文選李善注。闡作問。嘗爲季父故春陵侯訟逋租于大司馬嚴尤。尤見而奇之。時宛

人朱祐亦爲舅訟租于尤。尤止車獨與帝語。不視祐。帝歸戲祐曰。嚴公寧視卿耶。王莽時。雒陽以東米石

二千。莽遣三公將運關東諸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流民入

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廩之。盜發其廩。民餓死者十七八。人民相食。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

羣起四方。潰畔。荊州下江平林兵起。王匡、王鳳爲之渠率。時南陽旱饑。而帝田獨收。帝仁智明達。〔案〕太

達作達。平御覽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勤于稼穡。兄伯升好俠。笑帝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宛。大姓李伯

玉。〔案〕以下文事蹟推之。李伯玉蓋即李通。而范書李通傳。正云字次元。不言其一名伯玉。是可補其闕略。從弟軼數遣客求帝。帝欲避之。先是時。伯玉同母

兄公孫臣爲醫。伯升請呼難。伯升殺之。〔案〕同母兄公孫臣。司馬彪續漢書及是書李通傳。俱作同母弟。申屠臣與此異。帝恐其怨。故避之。使來

者言。李氏欲相見。款誠無他意。帝乃見之。懷刀自備。入見固始侯。〔案〕范書李通傳。通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兄弟爲帝言。天下

擾亂飢餓。下江兵盛。南陽豪右雲擾。因具言識文事。劉氏當復起。李氏爲輔。帝殊不意。獨內念李氏富厚。

父爲宗卿師。語言譎詭。殊非次第。嘗疾毒諸家子。數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爲如是。不然諾其言。諸李遂

與南陽府掾史張順等連謀。帝深念良久。天變已成。遂市兵弩。絳衣赤幘。時伯升在舂陵。亦已聚會客矣。

見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聞帝至。絳衣大冠服。將軍服。乃驚曰。以爲獨伯

升如此也。仲謹厚亦如之。皆合會共勞饗。新市平林兵王匡、王鳳等。因率春陵子弟隨之。兵合七八千人。帝騎牛與俱殺新野尉後。乃得馬。帝起義兵。〔案〕范書帝紀。起兵在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攻南陽。暮聞冢上有哭聲。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案〕此有闕文。攷范書。使劉終僞稱江夏吏。誘殺湖陽尉嚴尤。擊下江兵。〔案〕班書王莽傳。地皇三年遣納言陳茂擊荊州。荆下江兵。帝奉糗一斛。脯三十胸。進圍宛城。〔案〕自此以下皆王莽地。皇四年事。即更始元年也。王莽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更始立以帝爲太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尋邑兵到潁川。嚴尤、陳茂與合。尤問城中出者。言帝不敢取財物。但合會諸兵爲之計策。尤笑言曰。是美鬚眉目者耶。欲何爲。乃如此。初莽遣尋邑。欲盛威武以振山東。兵甲衝輜干戈旌旗。戰攻之具甚盛。至驅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爲中壘校尉。自秦漢以來。師出未曾有也。帝邀之于陽關。尋邑兵盛。漢兵反走。帝馳入昆陽。諸將惶恐。各欲散歸。帝與諸將議。城中兵穀少。宛城未拔。力不能相救。今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其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帝乃笑且去。惟王常是帝計。會候騎還言。尋邑兵已來。長數百里。望不見其後尾。前已至城北矣。諸將遽請帝。帝到。爲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帝。及迫急。帝爲畫成敗。皆從所言。時漢兵八九千人。留王鳳令守城。夜出城南門。尋邑兵已五六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十重。〔案〕姚之鶻本作數百重。參證范書帝紀。則百字誤。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塵煙連雲。金鼓之聲數十里。或爲地突。或爲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尋邑自

以爲成功。漏刻有流星墜尋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營而竄。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壓伏。時漢兵在定陵鄼者。聞尋邑兵盛。皆怖。帝歷說其意。爲陳大命。請爲前行。諸部堅陣。帝將步騎千餘前去。尋邑軍四五里而陣。尋邑遣步騎數千合戰。帝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奇怪也。帝復進。尋邑兵卻。諸部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連勝。遂令輕足將書與城中諸將言。宛下兵復到。而陽墜其書。尋邑得書。讀之恐。帝遂選精兵三千人。從城西水上奔陣。尋邑兵大奔北。于是殺尋。而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竝擊。會天大雷風暴雨。下如注。水潦成川。滍水盛溢。邑大衆遂潰亂奔走。赴水溺死者以數萬。滍水爲之不流。邑與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滍水逃去。漢軍盡獲其珍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五月。齊武王拔宛城。〔案〕齊武王即帝兄伯升後數日。更始數曰。更始收齊武王部將劉稷。齊武王強爭之。遂用譖。憇復收齊武王。卽曰。皆物故。帝降穎陽。雖得入。意不安。門下有繫馬著鼓者。馬驚。碌磕。鄧晨起走出視之。乃馬也。帝在父城。徵詣宛。拜帝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害齊武王。帝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更始欲北之雒陽。以帝爲司隸校尉。先到雒陽。整頓官府文書。移與屬縣三輔官府吏。平御覽作吏。太東迎雒陽者。見更始諸將過者。已數十輩。皆冠幘衣婦人衣。諸子繡擁裾。大爲長安所笑。賢者蟻附。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大司徒賜言。帝第一可用。更始以帝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十月。帝持

節渡孟津。鎮撫河北。安集百姓。帝至邯鄲。趙王庶兄胡子。進狗臘馬醢。故趙繆王子臨。說帝決水灌赤眉。胡子立邯鄲。卜者王郎爲天子。〔案〕胡子。太平御覽作趙繆王子。林攷范書帝紀有趙繆王子。移檄購求帝十萬戶。〔案〕以上皆更始元年事。王郎追帝。帝自薊東南馳。〔案〕范書帝紀。衛在更始二年。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帝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帝升車欲馳而懼。不免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夜止蕪蕪亭。大風雨。馮異進一筭麥飯。免肩。聞王郎兵至。復驚去。至南宮。天大雨。帝引車入道旁空舍。竈中有火。馮異抱薪。鄧禹吹火。帝對竈炙衣。大會真定。帝自擊筑。〔案〕此事范書不載。但云帝得任光、鄧彥等兵降下曲陽。北擊中、新市、眞定、防子。皆下之。則大會眞定當卽在是時。帝率鄧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案〕劉奉范書鄧禹傳。李賢注作劉發。還過鄧禹營。禹進食炙魚。帝大餐啗。時百姓以帝新破大敵。欣喜聚觀。見帝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于是皆竊言曰。劉公眞天人也。帝引兵攻邯鄲。連戰。郎兵挫折。郎遣諫議大夫杜長威。〔案〕范書帝紀作杜威。持節詣軍門。帝遣棨戟迎。延請入軍。見上據地。曰。實成帝遺體子與也。帝曰。正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也。況詐子與乎。長威請降。得萬戶侯。帝曰。一戶不可得。長威曰。邯鄲雖鄙。君臣并力城守。尙可支一歲。終不君臣相率而降。但得全身也。辭去。而郎少傅李立反。郎開城門。漢軍破邯鄲。入宮收文書。得吏民誘毀帝言可擊者數千章。帝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者自安也。〔案〕反側者。歐陽詢藝文類聚作反側子。與范書同。帝圍邯鄲未下。彭寵遺米糒魚鹽。以給軍糧。由是破邯鄲。更始遣使者卽立帝爲蕭王。

諸將議上尊號。帝不許。〔案〕范書帝紀更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帝擊銅馬大破之受降適畢封降賊安得不投死由是皆自安。詔馮異軍鴈門卒萬餘人降之。〔案〕詔字下原本衍曰字今刪攷范書帝紀及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則軍鴈門當卽在是時帝已乘王豐小馬先到矣而營門不覺。〔案〕此十五字上有闕文據范書帝紀建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短兵接帝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帝耿弇頻射卻賊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帝或云已沒卽是時也。帝破賊入漁陽諸將上尊號帝不許議曹掾張祉言俗以爲燕人愚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守非計也帝大笑帝發薊還。〔案〕是時破還也。士衆喜樂師行鼓舞歌詠雷聲八荒震動至范陽命諸將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請上尊號上奏燔賊〔案〕姚之駟本作傳聞赤帝不許。議曹掾張祉言俗以爲燕人愚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守非計也帝大笑帝發薊還。〔案〕是時破還也。士衆喜樂師行鼓舞歌詠雷聲八荒震動至范陽命諸將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請上尊號上奏曰大王社稷爲計萬姓爲心耿純說帝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初王莽時帝與伯叔及姊婿鄧晨穰人蔡少公燕語少公道識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帝戲言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時傳聞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案〕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赤帝未信到鄗帝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帝會羣臣復固請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乃命有司設壇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建武元年夏六月己未卽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改元爲建武改鄗爲高邑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夫士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則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宣德侯。〔案〕宣范書卓茂傳作襄食邑二千戶賜安車一乘衣一襲金

五斤冬十月帝入雒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帝破聖公與朱然書曰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清明

〔案〕范書帝紀

未卽位前使馮異寇恂破更始大司馬朱鮪軍卽位後使鄧禹破更始定國
公王匡軍此云交鋒未知何時又朱然太平御覽作伯叔本文似有訛脫

二年春正月益吳漢鄧禹等封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以十月爲正以漢水德立北畤而祠黑帝至孝文賈誼公孫臣以爲秦水德漢當爲土德至孝武兒寬司馬遷猶從土德自帝卽位按圖讖推五運漢爲火德周蒼漢赤木生火赤代蒼故帝都雒陽制兆于城南七里北郊四里行夏之時以平旦服色犧牲尚黑明火德之運常服徽幟尚赤四時隨色季夏黃色議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圖讖著伊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竝受命而爲王漢劉祖堯宜令郊祀帝堯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議曰追跡先代無郊其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嚳漢雖唐之苗堯以麻數命舜高祖赤龍火德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配堯之後元復于漢官以時修奉濟陽城陽縣堯帝之冢雲臺致敬祭祀之禮儀亦如之帝遣游擊將軍鄧隆與幽州牧朱浮擊彭寵隆軍潞浮軍雍奴相去百餘里遣吏上奏言寵破在旦暮帝讀檄未竟怒曰兵必敗比汝歸可知吏還未至隆軍果爲寵兵掩擊破浮軍遠不敢救以兵走幽州咸曰上神

三年帝征秦豐幸舊宅〔案〕范書帝紀及岑彭傳春三月帝自將南征夏四月破斬鄧奉五月還宮令岑彭等南擊秦豐秋七月大破之于黎丘至冬十月乃幸春陵此率連書之殊未明晰冬十月帝幸春陵祠園廟大置酒與春陵父老故人爲樂以皇祖皇考墓爲昌陵後改爲章陵以春陵

爲章陵縣。〔案〕范書帝紀改春陵鄉爲章陵縣在建武六年此蓋通後事言之隗囂上書報以殊禮。

四年夏五月帝幸盧奴爲征彭寵故也自王莽末天下旱霜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生菸菜果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爲絮採穫穀果以爲蓄積至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南畝亦益闢矣。

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帝自齊歸。〔案〕范書帝紀是時平張步歸也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六年春二月吳漢下朐城。〔案〕范書帝紀蓋董憲龐萌也天下悉定惟獨公孫述隗囂未平帝曰取此兩子置度外乃休諸將置酒賞賜之每幸郡國下輿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吏次第下至掾史簡練臣下之行下無所隱其情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以蒙恩遠臣受顏色之惠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帝猶以餘閒講經藝發圖讖制告公孫述署曰公孫皇帝囂雖遣子入侍。〔案〕范書帝紀隗囂遣子恂入侍在五年冬十二月尙持兩心囂故吏馬援謂囂曰到朝廷凡數十見。〔案〕本書馬援十四見自事主未嘗見明主如此也材直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思兵事方略量敵校勝闊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勝高帝耶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大笑曰如卿言反復勝也

〔案〕范書馬援傳囂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侍之後與范書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帝知其必敗報質此

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爲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家坐知千里也。

七年春正月，詔羣臣奏事，無得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塵。〔案〕塵，太平御覽作屬。連歲月乃決。帝躬親萬幾，急于下情，乃令上書啓封則用，不得刮璽。書〔案〕刮御覽作經。取具文字而已。奏詣闕平旦上。其有當見及冤結者，常以日出時，驕騎馳出召入。其餘畠中使者出報，卽罷去。如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追念前世園陵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吏民相效，寢以無限。詔告天下，令薄葬。

八年閏四月，車駕西征河西。大將軍竇融與五郡太守步騎二萬迎帝。隗囂士衆震壞皆降，囂走入城。
〔案〕入太平御覽作西。吳漢岑彭追守之。

九年春正月，隗囂餓出城餐糗糒，腹脹死。

十一年，幸章陵修園廟舊宅田里舍。〔案〕文選李善注，作過章陵祠園廟。

十二年，吳漢引兵擊公孫述。〔案〕范書帝紀：吳漢伐公孫述，出師實在十一年十二月，下入犍爲界，小云云。乃在次年正月，方是十二年事。此蓋通始事言之。入犍爲界，小縣多城守未下。詔書告漢，直擁兵到成都，據其心腹後城營，自解散。漢意難前，獨言朝廷以爲我縛賊手足矣。〔案〕此二句，未明晰，疑有誤。遣輕騎至成都，燒市橋。〔案〕范書吳漢傳：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故下詔書有堅守廣都之語。此不載漢拔廣都，當是脫佚。武陽以東小城營皆奔走降，竟如詔書。漢兵乘勝追奔，述距守。詔書又戒漢曰：「成都十萬餘衆，不可輕也。且

堅據廣都城去之五十里待其卽營攻城罷倦引去乃首尾擊之勿與爭鋒述兵不敢來轉營卽之移徙輒自堅〔案〕此下范書吳漢傳有漢違詔而敗事此不載當是脫佚十一月衆軍至城門述自將背城而戰吳漢鼓之述軍大破刺傷嬰兒老母〔案〕文選李善注嬰作孩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家有敵帝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于放麑啜羹之義二者孰仁矣失斬將弔民之義〔案〕矣太平御覽作且又議漢殺述親屬太多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作建武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苑囿池籞之官廢弋獵之事不御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衣服大絹而不重綵征伐嘗乘革輿羸馬公孫述故哀帝時〔案〕此下未明晰放范書述傳云哀帝時述以父任爲郎又云述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正與此文相備卽以數郡備天子用述破益州乃傳送瞽師郊廟樂葆車乘輿物是後乃稍備具焉述伏誅之後而事少閒官曹文書減舊過半下縣吏無百里之繇民無出門之役

十三年封殷紹嘉公爲宋公周承休公爲衛公〔案〕范書帝紀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公五年封殷紹嘉公至是改封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爲襄成侯

十五年詔曰刺史太守多爲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爲名聚人田中并度廬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案〕范書帝紀十五年詔下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十六年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又劉隆傳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

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隆坐微下，獄此所載詔文未完。

十七年，帝以日食。〔案〕范書帝紀：日食避正殿，讀圖讖，多御坐廡下，淺露中風，發疾苦眩甚。左右有白大司馬史病苦如此，不能動搖自強。從公出乘，以車行數里。病差，四月二日，車駕宿偃師。病差數日，入南陽界，到葉，以車騎省留數日，行黎陽。兵馬千餘匹，遂到章陵，起居平愈。鳳凰五，高八尺九寸，毛羽五采，集潁川羣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案〕范書帝紀：鳳見在冬十月。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

十九年，帝下詔曰：「惟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但復一歲少薄，願復十歲。」帝曰：「天下重寶大器，常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自遠期十歲？復增一歲。」

二十年夏六月，帝風眩黃疸，病發甚。以衛尉關內侯陰興爲侍中，興受詔，雲臺廣室甘露降。四十五日。〔案〕范書帝紀：御覽作里。

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賀。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曰：「前以用度不足，吏祿薄少，今益其俸。自三公下至佐使，各有差。四月，始營陵地于臨平亭南。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興之後，亦無丘壘。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又曰：『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猶不得存。』

安得松喬與之而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獨完。非成法耶。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獨完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陵池。〔案〕初作壽陵。以下至此。見太平御覽。與前段互有異同。故並纂入。帝常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旦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畢。道古行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嘗連日皇太子嘗乘間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思慮。養精神。帝答曰。我自樂此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爲。帝悔前徙之。〔案〕范書帝紀。建武十五年。徙鴈門。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于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于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補理城郭。所謂掃地更爲者。此也。草創苟合。未有還人。〔案〕此亦指雲中等八郡民歸本土者言。蓋是年雖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民始徙盡。

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嘆。而欲有事于太山。汚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貂裘。何強顏耶。

三十二年。羣臣復奏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嘆。而欲有事于太山。勒石紀號。改元爲中元。中元元年。〔案〕中元元年。卽建武三十二年也。攷范書帝紀。實以夏四月己卯改元。帝幸長安。祠長陵。還雒陽宮。是時醴泉出于京師。郡國飲

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瘥。有赤草生于天涯。郡國上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帝不聽。是以史官鮮紀。冬十月甲申。使司空馮飭告祠高祖廟曰：高皇呂太后不宜配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福延至于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爲高皇后。遷呂太后于園。四時上祭。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識于天下。

二年春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在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皇帝舊制。葬務從省約。刺史二千石長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太子襲尊號爲皇帝。羣臣奏謚曰光武皇帝。廟曰世祖。三月葬原陵。

帝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案〕此詔見文選李善注。范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下。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皆爲侯。封餘功臣一百八十九人。〔案〕范書帝紀建武十三年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與此異。帝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故皆以列侯就第。恩遇甚厚。遠方貢甘珍。必先偏賜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封邑。故皆保全帝封。新野主子鄧汎爲吳侯。〔案〕范書鄧晨傳。晨娶光武姊元。漢兵敗小長安。元逼害光武。卽位追封。諡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封晨長子汎爲吳房侯。李賢注云：吳房今豫州縣也。此作范書異。伯父皇皇考姊子周均。爲富波侯。〔案〕范書不載。封均事。外祖樊重。爲壽張侯。〔案〕范書樊弘傳。建武十八年追爵。諡重爲壽張敬侯。重子丹。射陽侯。〔案〕范書樊弘傳。丹以建武十三年封。孫茂平望侯。〔案〕范書樊弘傳。茂尋玄鄉侯。以建武十三年封。從子沖。更父侯。〔案〕范書樊弘傳。冲作忠。亦建武十三年封。后父陰睦。爲宣恩侯。〔案〕本書陰睦傳。睦以建武二年追爵。范書子

識、原鹿侯。

〔案〕范書陰興傳。識傳。原鹿侯。以建武十五年封。就信陽侯。

〔案〕范書

陰興傳。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新陽侯。此作信

陽興。范書異而范書吳良傳。又稱就爲信陽侯。未知孰是。皇

考女弟子來歛。爲征羌侯。

〔案〕范書來歛傳。歛以弟由宜、西鄉侯。以建武十一年沒後追封。弟由宜、西鄉侯。以建武十三年封。寧平公主子李雄。

爲新市侯。

〔案〕范書李通傳。通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后父郭昌。爲陽安侯。

〔案〕范書

郭后紀

昌以

建武二十六

年

建武二年

封

昌

以

建武十七年

后廢

從

兄弟皆于

建武十七年

后廢

昌

以

建武二十六年

封

昌

東觀漢記卷二

帝紀二

顯宗孝明皇帝

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建武四年夏五月甲申。帝生。豐下銳上。項赤色。有似于堯。世祖以赤色名之曰陽。幼而聰明睿智。容貌莊麗。十歲通春秋。推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案太平御覽作十三年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吳季子陽對曰。愚懸無比。及阿乳母以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覆。百姓嗟怨。州郡各遣使奏其事。世祖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抵言于長壽街得之。世祖怒。時帝在幄後。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世祖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世祖令虎賁詰問。乃首服如帝言。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帝德。以爲宜承先序。十七年冬。十月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爲皇后。帝進爵爲王。十九年。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尙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中元二年春二月。世祖崩。皇太子卽位。

永平元年帝卽阼長思遠慕至踰年正月乃率諸王侯公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長水校尉樊儻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于是下太常將軍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封太后弟陰興之子慶爲鯉陽侯慶弟博爲濶強侯

〔案〕原本作陰興爲鯉陽侯子傳濶強侯今據范書陰興傳校改

陰盛爲無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祀畢升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詔曰登靈臺正儀度

〔案〕文選李善注引是書永平二年詔文與此同攷范書帝紀是月大赦詔有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云云至三年正月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

下文爲春者歲之始云云可證是書所載詔文由傳寫脫佚者甚多三月初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十月元日

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牲

〔案〕文選李善注引是書詔文與此同攷范書帝紀亦不止此四句帝尤垂意經學刪定擬議稽合圖

識封師太常桓榮爲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而觀化者以億萬計甲子西巡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覽館舍邑居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有縣三老大言陛下人東都臣望顏色儀容類似先帝臣一懽喜百官嚴設如舊時臣二懽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懽喜陛下聽用直諫默然受之臣四懽喜陛下至明懲艾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懽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懽喜天下太平德合于堯臣七懽喜帝令上殿欲觀上衣因舉虎頭衣以畏三老帝曰屬者所言削章不如飽飯十一月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

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里內者悉令侍祀

三年春二月圖二十八將于雲臺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秋八月詔曰尙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治作樂名予其改郊廟樂曰大予樂樂官曰大予樂官以應圖識冬十月帝與皇太后幸南陽祠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帝在于道所幸見吏勞賜省事畢步行觀部署不用輦車甲夜讀衆書乙更盡乃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

四年春二月詔曰朕親耕于藉田以祈農事

五年冬十月幸鄴趙王樞會鄴常山賜錢百萬

六年廬江太守獻寶鼎出王雉山納于太廟詔曰易鼎足象三公豈非公卿奉職得理乎太常其以祔祭之日陳鼎于廟以備器用

八年冬十月上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上手書詔令尚書僕射持節詔三公

九年詔爲四姓小侯置學

十年夏閏四月行幸南陽祠章陵以日北至復祠于舊宅禮畢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墳簾和之以娛嘉賓至南頓勞養三老官屬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錢三十牛羊被野

十二年以益州徼外哀牢王率衆慕化地曠遠置永昌郡。

十三年春二月帝耕藉田禮畢賜觀者食有諸生前舉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帝書版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也。

十四年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爲小廚財足祠祀帝自置石樟廣丈二尺長二丈五尺。

十五年春二月東巡狩癸亥帝耕于下邳三月幸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幸東平王宮帝憐廣陵侯兄弟賜以服御之物又以皇子輿馬悉賦予之。

十七年春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師正月當謁原陵是夜帝夢見先帝太后如平生歡夢中喜覺因悲不能寐明日帝令百官採甘露悉會公卿表賀奉觴上壽太常丞上言陵樹葉有甘露帝率百官上陵甘露積于樹取以薦受賜畢上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流涕敕易奩中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十八年秋八月帝崩于東宮前殿在位十八年時年四十八謚曰孝明皇帝葬顯節陵十二月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廟與世宗廟同而祠祫祭于世祖之堂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自帝卽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閔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預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漢家中興惟

宣帝取法至于建武朝無權臣外戚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閨門而已無封侯預朝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后在旁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于王善節約謙儉如此

肅宗孝章皇帝

孝章皇帝諱炟孝明皇帝第五子也永平三年年四歲以皇子立爲太子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旣志于學始治尙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明帝重之每事諮焉以至孝稱孜孜膝下永平十八年明帝崩帝卽位

建初二年詔齊相止勿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

四年冬十一月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犀帝行幸敕御史司空道路所過歷樹木方春日無得有所伐輶車可引避也
二年春二月帝東巡狩泰山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畢白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祀壇上孔子後裔回成侯等咸來助祭大赦天下祀五帝于汶上明堂耕于定陶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禮畢命

儒者論難還幸東平王宮涕泣沾襟五月詔曰乃者白鳥神雀屢臻降自京師〔案〕文選李善注引是書詔文與此同攷范書帝紀作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鳥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云云則是書所載詔文亦不止此二句而傳寫脫佚是年鳳皇見

肥城窟亭槐樹上三足烏集沛國白鹿白兔九尾狐見

三年代郡高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美陽得銅酒樽朱色青黃有古文

帝賜尚書劍各一手署姓名韓陵楚龍泉邛壽蜀漢文陳寵濟南鍛成一室納兩刃其餘皆平劍其時論者以爲陵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劍寵敦樸有善于內不見于外故得鍛成劍皆因名而表意〔案〕此條見范書韓陵傳其頒賜年月無攷

明德太后姊子夏壽等私呼虎賁張鳴與敖戲爭鬪帝特詔曰爾虎賁將軍蒙國厚恩位在中臣宿衛禁門當進人不避仇讐舉罰不避親戚今者反于殿中交通輕薄虎賁蘭內所使至欲相殺于殿下避門內畏懦恣縱姑不遂捕此皆生于不學之門所致也〔案〕范書不載此事故下詔之年月無攷

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鳳凰三十九見郡國

章帝時鳳凰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案〕范書帝紀李贊注引是書云黃龍見肥城窟亭槐樹上蓋其一也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鳥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秌明珠芝英華萃朱草連理實日月不絕載于史官不可勝紀〔案〕此條與上一條俱似彙志符瑞之文今附綴紀後

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下容于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

穆宗孝和皇帝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之中子也母曰梁貴人早薨帝自岐嶧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章帝由是深珍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爲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章和二年春二月章帝崩太子卽位

永元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

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時史官不覺涿郡言之單于乞降賜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三年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誼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旣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案范書帝紀作見二臣之寵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與此稍異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爲嗣者須景風紹封以彰厥功

四年夏六月大將軍竇憲潛圖弑逆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皆下獄使謁者收憲大將軍印綬遺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

五年春正月宗祀五帝于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人恣得捕不收其稅六月郡國大雨雹大如鴈子

六年秋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未還宮而澍雨

九年冬十月改殯梁皇后于承光宮儀比敬園初后葬有闕竇后崩後乃議改葬

十年夏五月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一年帝召諸儒魯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不善對事罷朝特賜履襪

十二年象林蠻夷攻燔官寺秭歸山高四百餘丈崩填谿水壓殺百餘人冬十一月癸酉夜白氣長三丈

起國東北指軍市是月西域蒙奇疏勒二國歸義

十三年春正月上日帝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

元興元年夏五月右扶風雍地裂冬十二月帝崩于章德前殿在位十七年時年二十七葬順陵廟曰穆宗

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悅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治是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符瑞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之少子也。和帝皇子數十生者輒夭。故殤帝養于民。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和帝崩。是日倉卒。帝生百餘日。乃立以爲皇太子。其夜卽位。尊皇后鄧氏爲皇太后。帝在襁褓。太后臨朝。詔省往弱平簾。

延光元年八月。帝崩于崇德前殿。年二歲。葬康陵。

孝殤襁褓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主。天下憤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

〔案〕此乃
帝紀之序。

東觀漢記卷三

帝紀三

恭宗孝安皇帝

孝安皇帝諱祐，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聰明敏達，慈仁惠和，寬裕博愛，好樂施予。自在邸第，數有神光，赤蛇嘉應，照曜于室內。又有赤蛇盤紆殿屋牀第之間。孝王常異之。年十歲，善史書，喜經籍，和帝甚喜重焉。號曰諸生。數燕見省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比。殤帝卽位，鄧后臨朝，以帝幼小，詔畱于清河邸，欲爲儲副。殤帝崩，以玉青蓋車迎，齊于殿中，拜爲長安侯。乃卽帝位。謙讓恪勤，孜孜經學，篤志供養，委政長樂宮。

永初元年，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降附。永昌獻象牙熊子，新城山泉水大出，突壞人田，水深三丈。冬十月，帝始講尚書，耽于典藝。

二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夏六月，雨雹，大如芋魁雞子，風拔樹發屋。秋閏七月，徼外羌薄申等八種舉衆降。三年，鴈門烏桓及鮮卑叛，五原郡兵敗于高梁谷。案范書帝紀李賢注引是書云戰九原高梁谷，范書梁作渠渠梁相類必有誤也。四年，新野君薨，贈以玄玉赤綬，賙錢三千萬，布三萬匹。

五年漢陽人杜琦反自稱安漢將軍漢陽故吏杜習手刺殺人。

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七年郡國蝗飛過調濱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十萬斛送敖倉。

元初元年曰南地坼長一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

二年春正月青衣蠻夷堂律等歸義冬十月安定太守杜恢與司馬鈞并威擊羌恢乘勝深入至北地靈州丁奚城爲羌所害鈞擁兵不救收下獄蠻田山高少等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夷六亭兵追擊山等皆降十二月賜五里六亭渠率金帛各有差。

四年春二月武庫火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冬十二月虔人種羌大豪恬狼等詣度遼將軍降延光二年九真言嘉禾生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三年鳳凰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各有差衛縣木連理定陵縣木連理潁川上言麒麟白鹿見黃龍見歷城又見諸縣。

四年春三月幸宛還帝崩于葉帝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二御車所止飲食百官鼓漏起居車騎鹵簿如故及還宮皇后與兄顯中常侍江京樊豐等共爲詐不容令羣臣知帝道崩欲僞道得病遣司徒等分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誣罔靈祗以亡爲存其夕發喪羣僚百姓如喪考妣塞外蠻夷致祭涕泣葬恭陵。

敬宗孝順皇帝

孝順皇帝諱保。孝安皇帝長子也。母早薨。追謚恭愍皇后。帝幼有簡厚之質。體有敦慤之性。寬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爲宜奉大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爲皇太子。受業尙書兼資敏達。初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爲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所譖。憇殺之。太子數爲歎息。京等懼有後害。遂共構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案)此延光三年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卽尊位。王廢黜不得上殿。臨棺而悲哀泣血。不下餐粥。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等議。前不用濟陰王。今用怨人。白閻太后。復徵立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討賊臣江京等。以迎濟陰王于德陽殿西鐘下。卽皇帝位。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

永建元年。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李郃以人多疾疫。免。

三年。太傅桓焉。以無清介。辟召策罷。

四年。漢陽率善都尉蒲密。因桂陽太守文龔獻大明珠。詔曰。海內頗有災異。而龔不惟竭忠。而遠獻明珠。以求媚。令封珠還蒲密。太尉劉光。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久託病。策罷。司徒許敬。爲陵轡使官。策罷。以千石祿終身。

六年。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爲漢辨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及撣國王雍田。亦賜金印。

紫綬。

陽嘉元年望都蒲陰狼殺子女九十七人爲不祠北嶽所致詔曰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踐食孤幼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比不奉祠淫刑放濫害加孕婦也。

二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童子趙建年十三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召而至皆除郎中疏勒國王盤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封牛。

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策罷零陵言日食京師不覺詔曰朕以不德謫見于天。

永和六年冬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伐西夷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以漢中南鄭之武陽亭封賢孫承先爲武陽亭侯食租稅。

漢安元年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廄充滿始置承華廄令秩六百石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案此見劉昭五行志注上有闕交據志漢安元年三月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爲火所燒蓋一事也秋八月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頒宣風化舉實臧否。

二年詔禁民無得酤賣酒麴。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衣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務爲節約葬憲陵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宏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

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敕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孝沖皇帝

孝沖皇帝諱炳順帝之少子也年三歲是時皇太子數不幸國副未定有司上言宜建聖嗣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爲太子順帝崩太子卽帝位尊皇后梁氏爲皇太后帝幼弱太后臨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葬懷陵

孝質皇帝

孝質皇帝諱纘章帝玄孫千乘貞王之曾孫樂安王孫渤海王子也年八歲茂質純淑好學尊師有聞于郡國孝沖帝崩徵封建平侯卽皇帝位九江賊馬勉敗死傳勉頭及所帶玉印鹿皮冠黃衣詣雒陽詔懸夏城門外章示百姓

本初元年夏閏六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時方九歲葬靜陵

威宗孝桓皇帝

孝桓皇帝諱志章帝曾孫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冀之長子也母曰匱夫人年十四襲爵始入有殊于人梁

太后欲以女弟妃之。本初三年四月徵詣雒陽。旣至未及成禮。會質帝崩。無嗣。太后密使瞻察威儀。才明任奉宗廟。遂與兄冀定策于禁中。迎帝卽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御郤非殿。改元建和。建和元年芝生中黃藏府。

永興二年光祿勳府吏舍夜壁下忽有氣掘之得玉玦各有鉤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有雕鏤詔司隸蝗水爲災五穀不登令所傷郡國皆種蕪菁以助民食。

延熹元年初置鴻德苑。

二年大將軍梁冀輔政縱橫爲亂。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之。于是封超等爲五侯。暴恣日甚。毒流天下。司徒韓縡。司空孫朗並坐不衛宮止長壽亭減罪一等以爵贖之初置祕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合異同。

三年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

四年京師雨雹大如雞子。

五年長沙賊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輔各奔入城。賊乘刺史車屯據臨湘居太守舍。賊萬人以上屯益陽殺長吏以京師水旱疫病帑藏空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住寺減半奉。七年冬十月上幸雲夢至新野公主壽張敬侯廟詔曰存善繼絕實藉德貞武騎都尉樊演高祖父重以

光武皇帝元舅扶助中興追封壽張侯謚曰敬祖父茂封冠軍平望鄉侯五國並建其二絕者祠之新野

公主光武姊元也嫁鄧晨詔中不及祠之之意當有闕文

八年妖賊蓋登稱大皇帝有璧二十珪五鐵券十一後伏誅

九年戴異鉏田得金印到廣陵以與龍尙名臣少府李膺等並爲閹人所譖下獄死〔案〕齊等之死在建寧二年是時但以鉏黨下獄此蓋通後事言之

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兔見帝好音樂善琴笙立黃老祠北宮灌龍中以文罽爲壇飾淳金銀器彩色眩耀祠用三牲大官飾珍饌作倡樂以求福祥也在位二十一年崩年三十六

孝靈皇帝

建寧元年帝到夏門外萬壽亭羣臣謁見〔案〕此帝由解瀆亭侯迎入繼統初到放范書帝紀實在是年正月己亥次日庚子卽位改元建寧

二年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爲鉏黨尙書白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鉏黨諸常侍對曰鉏黨人卽黨人也即可其奏

熹平元年會稽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陳行相師遷奏沛相魏愔前爲陳相與陳王寵交通

四年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復崇高山爲嵩高山

光和元年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因忽不見有黑氣墮所御溫明殿庭中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

四年初置驃驥廢丞領受郡國調馬郡國上芝英

五年帝起四百尺觀于阿亭道

中平二年造萬金堂于西園

三年又造南宮玉堂築廣成苑鑄黃鐘二千斛懸于嘉德端門內

東觀漢記卷四

年表

〔案〕本書年表體例全祖班書劉知幾史通所列篇目可據今惟百官表略存餘四篇並闕。

百官表

太尉掌邦。〔案〕此下有闕文。册皇太子，捧上其璽綬。

司空唐虞之官也。金印紫綬。

竇憲作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案〕司馬彪百官志長史皆一人千石。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其將軍不常置。〔案〕司馬彪百官志將軍掌征伐背叛事訖罷安帝以後大將軍始常設。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案〕司馬彪百官志注比公者次車騎將軍建武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皆千度遼將軍司馬二人。〔案〕司馬彪百官志明帝初置度遼將軍劉昭注引康勑漢官儀曰度遼將軍秩二千石長史司馬六百石。章帝又置祝令丞延光元年省。〔案〕此太常官屬。

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案〕司馬彪百官志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屬官有丞一人。志丞一人比千石大行丞一人。〔案〕司馬彪百官志大行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大行丞有治禮員四十七人。〔案〕治禮員司馬彪作治禮郎主齋祠儻贊九賓之禮又有公室主稠中都官斗食以下功次相補鴻臚三十六人其陳寵左雄朱寵龐參施延並遷公。

其主薨無子置傅一人守其家。〔案〕司馬彪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此宗正官屬一

桓帝延熹元年三月己酉置鴻德苑置令秩六百石。

〔案〕府官屬少

州牧刺史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牧十八年改爲刺史督二千石交趾刺史持節〔案〕十有二州每州刺史外人六百石彪自注曰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攷殿最攷諸州刺史皆不持節而交趾獨持節以所部絕遠故重其事權也以上州部官

其紹封削細者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減。

〔案〕司馬彪百官志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國置傳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中尉一人比二千石其下又有郎中令之屬以上

諸王國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爾緋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

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傳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

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案〕司馬彪百官志注世祖卽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

秩皆比二千石以上皆

銀印青綬中外官尙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案〕司馬彪百官志治書侍御史六百石與此異

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

〔案〕司馬彪百官志凡中正平諸司馬中官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尙書中謁者大長秋之屬有中官

二千石丞比千石與此異司馬彪百官志凡中正平諸司馬中官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尙書中謁者大長秋之屬有中官

謁者令一人六百石謁者三黃門冗從四僕射有尙書僕射一人大長秋屬又有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又

人六百石皆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候〔案〕司馬彪百官志衛尉屬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案〕司馬彪百官志每郡丞一

人郡當邊戍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者丞爲長史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皆四百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長揖擢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

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案〕司馬彪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二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案〕司馬彪百官志侍中光祿大夫皆比二千石中常侍本一千石後增比二千石與此異大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諫議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案〕司馬彪百官志議郎六百石與此異中謁者已見前稱秩六百石此謂比六百石尤自相違戾小黃門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案〕司馬彪百官志小黃門侍郎皆六百石中黃門比百石後增比三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案〕劉知幾史通謂此表爲崔寔曹壽延篇所作今與司馬彪百官志參攷文多不同如志云諸侯王赤綬而此云綵綬又如王國內史上林樞櫂丞係西漢官名東漢都從裁省丞相司直亦于建武十八年省去而篇中具列之蓋司馬彪之志本之胡廣所注也王隆漢官篇多順帝以後所更改而此表則述建武永平間舊制也

諸王表

王子侯表

功臣表

恩澤侯表〔案〕以上四篇全闕今有其目

東觀漢記卷五

志〔案〕本書八志以劉知幾史通及范書李賢注所引
蔡邕集爲據今惟地理等六篇略存餘二篇並闕

地理志

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案〕上陵屬京兆尹霍光墓在茂陵東司馬門道南四里。〔案〕茂陵屬右扶風以上司隸校尉所屬

蛇丘有芳陘山。〔案〕蛇丘屬濟北國

東緒縣名屬山陽郡。〔案〕以上兗州刺史部所屬

西海有勝山。〔案〕西海縣屬鄆鄉國以上徐州刺史部所屬

秦時改爲太末。〔案〕太末縣屬會稽郡此句之上當有闕文考司馬彪郡國志劉昭注太末左傳謂姑蔑有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蔓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窗牖中有石牀可寢處又云巖前有一桃樹其實甚甘非山中自有莫知誰植建安二十年復置漢寧郡分漢中之安陽西城漢志云漢末以爲西城郡不言屬漢寧又分錫上庸爲上庸郡置都尉〔案〕以上益州刺史部所屬

安帝卽位之年分高顯侯城遼陽屬玄菟。〔案〕司馬彪郡國志高顯等三縣本屬遼東郡以上幽州刺史部所屬

九真俗燒草種田。〔案〕司馬彪郡國志九真郡統縣五日西卷朱吾盧容象林比景以上交趾刺史部所屬

永興元年鄉三千六百八十一亭萬二千四百四十三。

律麻志

凡律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

禮志

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闕而未舉武帝封禪始立明堂于泰山。〔案〕歐陽詢藝文類聚作孝武封岱宗立明堂于泰山汶上

猶不于京師元始中王莽輔政乃起明堂辟雍

樂志

漢樂四品一曰大子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新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

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子樂官習誦。彼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國家離亂大廈未安黃門舊有鼓吹今宜罷去。

郊祀志

建武三十年太尉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洋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姓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案〕司馬彪祭祀志載光武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故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

〔案〕是年政元中元年

〔案〕司馬彪祭祀志載光武

詔書云卽位三十年百姓怨

封

業謹按河雒識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識蓋如此〔案〕司馬彪祭祀志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誠善用之上東巡狩至泰山有疑有脫誤

〔案〕司馬彪祭祀志三十二年

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秦河雒識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

上東巡狩至泰山有

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爲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案〕二句疑有脫誤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于匹夫除殘

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于高宗宣王宜封禪爲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在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于泰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于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籙當得是懼于過差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爲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案〕范書光武紀中元元年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父攷司馬彪祭祀志辛卯二十二日甲午二十五日也封禪其玉牒文祕天子事也〔秦〕以上封禪

明帝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之〔案〕司馬彪祭祀志永平二年始行此禮以上明堂

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都雒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上從公卿議由是遂祭六宗〔案〕司馬彪祭祀志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祠于雒陽西北戊亥之地祀此大社劉昭注引李氏家書云司空李節侍祠不見六宗祠奏曰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祀天地亦禋六宗孝成時匡衡奏復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即易六子建武祭祀六宗廢不血食宜復舊制詔下公卿議可者三十六人議不可者二十四人上從邵議以上六宗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癟疫之災于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禁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

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尙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其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案是時章帝將東巡狩故有是詔以上羣祀

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

案功字疑衍

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

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余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

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

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

宇內治平登封告成脩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

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

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治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

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

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德盛德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武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如御

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父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

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識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

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數

案司馬彪祭祀志劉昭注引蔡邕表志云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

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

章帝初卽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于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追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爲雖于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熹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于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于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案前文東平王蒼請名世祖廟舞爲大武詔仍進武德之舞無盛德舞之名此句疑有訛舛卽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惡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于載列之臣故不敢隱敝愚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向仰四門賓子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乂安刑措之時也陛下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諸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棟桷俯視几筵渺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于王也案范書明帝紀帝遣詔無起寢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又章帝紀帝卽位有司奏言孝明帝聖

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建初四年八月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東平憲王蒼蒼上言文武宣元祫食高廟皆以后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案〕范書章帝紀建初三年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太后此則葬後議祫廟也司馬彪祭祀志劉昭注引謝沈書一段與此同未有與世祖廟同席而供饌句尤爲完密

永初六年皇太后入宗廟于世祖廟與皇帝交獻薦如光烈皇后故事〔案〕此和熹鄧皇后也放范書安帝紀在永初七年以上宗廟

車服志

天子行有羃罕

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舉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輶服周之冕爲漢制法高皇帝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案尊事神祇潔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雖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祀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案〕司馬彪與服志漢承秦故郊祀之服皆以紱玄至顯宗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鵠紱履以祠天地其議實自東平發之

武冠俗謂之大冠。〔案〕司馬彪輿服志。武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爲緹。加雙鶡尾。豎左右。亦名鶡冠。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虎賁。武騎皆冠之。

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白。〔案〕司馬彪輿服志。作綠紫紺。純綠圭。公卿將軍紫綬。二采紫白。純紫圭。公主封君同九卿。中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純青圭。千石六百石黑綬。二采青紺。〔案〕司馬彪輿服志。作三采青赤紺。純青圭。四百三百二百石黃綬。純黃圭。一采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織。孝明帝作螭珠之佩。以郊祀天地。〔案〕以上皆志冠服。其車輿闕。

朝會志

天文志

〔案〕此二篇全
開今存其目

東觀漢記卷六

列傳一 外戚

光烈陰皇后

有陰子公者，生子方。方生幼公，公生君孟，名睦，卽后之父也。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于宛。上卽位，立爲貴人。上以后性賢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案〕范書后紀：建武二年以后固辭尊位，遂立郭后。至十七年

乃廢郭后而立后。

明德馬皇后

明德皇后嘗欠病，至卜者家，爲卦，問咎祟所在。卜者卦定，釋蓍，仰天歎。問之，卜者乃曰：「此女雖年少，後必將貴，遂爲帝妃，不可言也。」后長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饒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常稱疾，而終身得意。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萬數，隨著身入皮膚中，復飛去。旣處椒房，大官上食，重加幕覆，輒撤去。不喜出入遊觀，希嘗臨御，牕望袍極巖疏。諸主朝望見，反以爲綺。后曰：「此

繪染色好故直用之后嘗有不安時在敬法殿東廊上令太夫人及兄弟得入見后至在克己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爲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案〕以上明帝時事時上欲封諸舅外間白太后太后曰吾自念親屬皆無柱石之功俗語曰時無赭澆黃土因詔曰吾萬乘之主身衣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薰香之飾前過灌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亦不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止謹耳〔案〕此下章帝時事及上欲封諸舅太后輒斷絕曰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性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慎穰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事太后素謹慎小感慨輒自責如平生事舅姑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及北閣後殿深以自過起居不欣至正月當上原陵言我守備不精慙見原陵不上太后置靈室織室于灌龍中數往來觀視以爲娛樂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朝間起居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于是白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太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莫敢犯禁

敬隱宋皇后

敬隱宋后〔案〕范書安帝紀建光元年追尊祖妣宋貴人爲敬隱皇后以王莽末年生遭世倉卒其母不舉棄之南山下時天寒冬十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于道南聞有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紆翼覆之沙石滿其口鼻能喘心怪偉之以有神靈遂取而持歸養長至年十三歲乃以歸宋氏〔案〕范書清河孝王慶傳后宋昌八世孫父揚母王氏永平末入太子宮甚有寵肅

宗卽位爲貴人生慶立爲皇太子慶旋以讒廢貴人自殺後廢帝崩立慶長子祐爲嗣是爲安帝時竇皇后內寵方盛以貴人名族節操高妙心內害之欲爲萬世長計陰設方略讒毀貴人由是母子見疏數月誣奏貴人使婢爲蠱道祝詛七年遂被譖暴卒

孝和陰皇后

孝和陰皇后聰慧敏達有才能善史書永元二年選入掖庭爲貴人託以先后近屬故有寵

和熹鄧皇后

后年五歲太夫人爲翦髮夫人年高目冥并中后額雖痛忍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怪而問之后言夫人哀我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七歲讀論語志在書傳母常非之曰當習女工今不是務寧當學博士耶后重違母意畫則縫紉夜私買脂燭讀經傳宗族外內皆號曰諸生嘗夢搘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后仰喻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此皆聖王之夢吉不可言案范書后紀后以永元八年冬選入掖庭爲貴人后遜位手書謝表深陳德薄不足以奉宗廟充小君之位案范書后紀永元十四年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愈稱篤疾深自閉絕至冬立爲皇后辭讓者三然後卽位以上和帝時太后賜馮貴人步搖一具案范書后紀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故后有是賜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主名不立念欲考問必有不辜太后乃親自臨見宮人一一問閱察其顏色開示恩信官人盜者卽時首服不加鞭笞不敢隱情宮人驚咸稱神明太后臨朝萬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貢紙墨而已上林鷹犬悉斥放

之。案以上廢帝永初二年案此下三月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洛陽寺省庶獄舉冤囚杜冷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便輿見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微疾舉頸若欲有言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遂得申理卽時收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太后雅性不好淫祀嘗不安左右憂惶至令禱祠願以身代牲太后聞之甚怒卽敕令禁止以爲何故乃有此不祥之言左右咸流涕嘆息曰太后臨大病不自顧而念兆民後病遂瘳豈非天地之應歟太后自遭大憂及新野君仍喪諸兄常悲傷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勝案范書后紀后以永寧二年三月崩

順烈梁皇后

永建三年春三月丙申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案茅通歐陽詢藝文類聚作萊通。矍然驚駭卻再拜賀曰此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太史卜之兆得壽房又筮之得坤之比順帝陽嘉元年立爲皇后是時自冬至春不雨立后之日嘉澍沾渥

竇貴人

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帝自

爲之詞。案范書竇章傳及太平御覽帝並作章

孝崇匱皇后

申貴人生孝穆皇。〔案〕孝穆皇卽章帝子河間孝王開也。開生蠡吾侯翼。翼生桓帝。帝卽立追謚趙夫人爲穆皇后。匱夫人爲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桓帝詔曰：博園匱貴人履高明之懿德，資淑美之嘉會，與天合靈，篤生朕躬，欲報之德，詩所感歎，今以貴人爲孝崇皇后。

孝桓鄧皇后

孝桓帝鄧后字猛。〔案〕范書后紀后諱猛女。父香早死。母宣改嫁爲掖庭民梁紀妻。紀者襄成縣君孫壽之舅也。壽引進令入掖庭得寵爲貴人。故冒姓爲梁氏。

東觀漢記卷七

列傳二宗

齊武王縝

縝字伯升。〔案〕縝光武兄。攷范書本傳及太平御覽各書俱稱伯升。當是以字行。

伯升進園宛

太平

伯升

興遷宏農太守。〔案〕興，續子。范書本傳。雖初封魯王，建武二十八年徙封北海王。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懼。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澍降。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驛馬下問興，其見親重如此。

北海敬王睦

北海敬王睦。〔案〕興子。睦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而睦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案〕姚之翻本作時法，謂是宿德明儒造門者。陸沈曰：是賓客千里人民土地財賄結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是吾幼時狂癡之行也。〔案〕范書本傳。狂癡作進趣。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趙孝王良

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閣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唱脯良復謹呼。上言不可謹露，明日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爲詐汝耳，當復何苦乎？〔案〕良，光陽王傳。良字次伯，初封廣陽王。建武五年，徙爲趙王。裔孫乾嗣位，私出國到魏郡，鄰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刀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尸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丘縣。

弘

弘〔案〕光武族諸父行史
無追封之爵故著其名

字孺孫先起義兵卒

梁

梁〔案〕弟梁字季少病筋攣卒

城陽恭王祉

城陽恭王初名終後改爲祉〔案〕祉光武族兄范父敵敵曾祖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春陵

爲侯

敵父仁嗣侯

〔案〕李善文選注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考侯卽仁也

以春陵地勢下溼有山林毒氣難以久處干時見戶四百

七十六上書求減邑內徙留子男昌守墳墓元帝許之初元四年徙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爲國名仁

卒敵謙儉好義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

言稻皆枯吏強責租敵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敵以枯稻示之

太守曰都尉事也敵怒叱太守曰鼠子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敵爲嫡子終〔案〕終即祉也娶翟

宣子女習爲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宣弟義起兵攻莽祉以建武二年三月見光武于懷官

〔案〕范書本傳祉建武二年封城陽王

東海恭王彊〔案〕以下

光武諸子

東海恭王彊，光武皇帝長子也。母郭氏。建武二年六月立爲皇太子。十七年十月郭后廢爲中山太后。自郭后廢，彊不自安。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十九年六月彊廢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十月就國。王兼食東海魯國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賞賜恩寵絕於倫比。置虎賁髦頭宮殿設鐘簾之懸。擬于乘輿。彊性明達恭謹。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十九縣。又因皇太子固辭。上不許。以彊章宣示公卿大夫。甚嘉歎之。彊薨。明帝發魯相所上檄。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追念彊雅性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違其意。詔中常侍杜岑東海傅相曰。王恭遜好禮。以德自終。勅官屬遣送務行約省。茅車瓦器。以成王志。王孫頃王肅性謙儉。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上縑萬匹。以助國費。

沛獻王輔

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尙席取卦具。自爲卦。以周易卦林卜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卽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沛王楚王來朝就國。明帝告諸王傅相王之子年五歲以上皆命帶列侯綬。復送綬十九枚。爲諸子在道欲急帶之也。王性好經書論集經傳圖識作五經通論奉藩以至沒身遵履法度未嘗犯禁。稱爲賢王。〔案〕范書本傳輔初封右馮翊公進封中山王建武二十一年徙封沛王。

楚王英

楚王英案范書本傳英初封楚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永平十四年謀反自殺國除奉送黃縑三十五匹白紩五匹入贖楚相以聞詔書還人贖縑紩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案范書本傳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故英奉縑紩贖罪

濟南安王康

濟南安王康案范書本傳康初封濟南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多殖財貨大修宮室起內第奴婢至千四百人廢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

東平憲王蒼

東平王蒼案范書本傳蒼初封東平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慧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明帝卽位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是時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祖廟登歌八佾舞數蒼以親輔政盡心王室每有議事上未嘗不見從名稱日重蒼開東閣延英雄上書表薦賢士左馮翊桓虞等虛己禮下與參政事上愛重蒼嘗問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爲善最樂上嗟歎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上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諸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詔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其要腹蒼體大美鬚眉

要帶八尺二寸。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揚雄相如前世史岑之比。章帝建初三年賜蒼書曰歲月驚邁山陵浸遠孤心慘愴饗衛士于南宮。因過按行閱視皇太后舊時衣物。惟王孝友之德。今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時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聞武帝歌天馬治赤汗。今親見其然。血從前體上小孔中出。〔案〕范書本傳并遣宛馬匹故賜書及此上下文闕。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貂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贊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蒼上疏曰事過典故諸王歸國上特留蒼賜以祕書列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酣畢大鴻臚奏遣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丞相視之小黃門侍疾置驛馬傳起居以千里爲程〔案〕范書本傳薨于建初八年蒼葬上詔有司加贈鑾輶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上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其人亡。

阜陵質王延

阜陵質王延。〔案〕范書本傳延初封淮陽公進爲王永平中徙封阜陵王在國驕泰淫佚

廣陵思王荊

廣陵王荆。〔案〕范書本傳。荆初封山陽公。自殺。〔案〕范晉明帝紀及本傳。此永平十年進爲王。永平初徙封廣陵王。事時有司以荆悖逆祝誅。請誅故也。

中山簡王焉

焉。〔案〕范書本傳。焉初封左馮翊公。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王。以郭太后少子獨留京師。

鄉邪孝王京

鄉邪孝王京。〔案〕范書本傳。京初封鄉邪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就國都雅好宮室窮極技巧。壁帶珠玉。〔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作殿館壁帶。飾以金銀。

光烈皇后崩。明帝悉以太后所遺金寶賜京。

彭城靖王恭

〔案〕以下孝明帝諸子。

永平九年。恭未有國邑。賜號靈壽王。〔案〕范書本傳。恭初封鉅鹿王。後累徙江陵。六安。章帝崩。遣詔徙封彭城王。恭子男丁。前妻物故。〔案〕范書本傳。李賢注。子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廄。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蒼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元初五年。封恭少子丙爲都鄉侯。國爲安鄉侯。丁爲魯陽鄉侯。本初元年。封恭孫據。下亭侯。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

樂成靖王黨

樂成靖王黨。〔案〕范書本傳。黨初賜號重善史書。喜正文字。

樂成王蔓。〔案〕范書黨傳。黨傳國至其孫而絕。安帝永寧元年。以濟北惠王子蔓紹封。安

安帝詔曰樂成王居諒闇衰服在身彈碁爲戲不肯謁陵

下邳惠王衍

和帝賜彭城靖王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舜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范書案本傳永平封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嫡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印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嫡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嫡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與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爲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范書案太子印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爲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爲正其嫡庶故有是詔後遂立子成爲太子

孝德皇范書案孝德皇卽章帝子清河孝王慶也初爲皇太子爲竇皇后所謂而廢和帝卽位待慶極渥後慶長子祐入嗣大統是爲安帝安帝建光元年追尊爲孝德皇

永元四年上移幸北宮章德殿講白虎觀慶得人省宿止

平原懷王勝范書案勝帝長子和

平原王葬范書案范書本傳勝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于京師鄧太后悲傷命史官述其行迹爲作傳誄藏于王府

東觀漢記卷八

列傳三

案本書列傳自外戚宗室外一以時代先後編之略依官秩崇卑爲次而隱逸方技殿焉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遊學京師禹雖幼而見上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既至雒陽乃以上爲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歡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乃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興定計議上至廣阿案是時光武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始得一處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案此下有闕文攷范書本傳禹對曰方今天下殼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禹破邯鄲誅王郎有智謀諸將鮮及拜前將軍禹爲大司徒案范書本傳赤眉西入闕乃拜禹爲前將軍討之建武元年光武卽位于鄗復使使者封拜禹制曰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益親可封禹爲鄧侯赤眉入長安禹乘

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上以禹不時進。敕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今長安饑民。孰不延望。馮愔反禹征之。爲愔所敗。威稍損。又乏食。赤眉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皆食棗菜。案棗葉或作藻菜。上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折棰笞之。非諸將憂也。禹與赤眉戰。赤眉陽敗棄輜重走。皆載赤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之。軍潰亂。時百姓饑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閉。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十四騎詣雒陽。〔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年更封禹爲梁侯。至是上大司徒。梁侯印綬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十三年定封爲高密侯。罷三公右將軍官罷以列侯就第位。特進奉朝請。篤于經書。教學子孫。

鄧訓

鄧訓字平叔。案第六子訓禹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太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宮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永平中治滹沱石臼河。從都盧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監領其事。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訓將黎陽營兵屯漁陽。爲幽部所歸。遷護烏桓校尉。黎陽營故吏皆戀慕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以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于

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機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吏士嘗大病瘡轉易至數千人訓身爲煮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爲適配偶坐私與梁扈通書免歸燕人思慕爲之作歌拜張掖太守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鄰郡則之爲護羌校尉諸羌皆喜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雁谷〔案〕范書本傳雁作寫迷唐乃去旣復欲歸故地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筭上渡河掩擊多所斬獲羌俗恥病死臨困輒自刺訓令拘持束縛不與兵刃醫藥療之多愈小大莫不感悅訓卒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或以刀自割又刺殺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且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家家爲立祠每有疾病輒禱請之求福也

鄧鴻

永平六年鄧鴻〔案〕禹少子鴻行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坐

鄧陟

鄧陟〔案〕范書作驥字昭伯三遷虎賁中郎將以延平九年拜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陟也。陟兄弟常居禁中陟謙退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乃許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陟定策禁中封陟爲上蔡侯增封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上疏自陳

鄧悝

鄧悝〔案〕悝訓字叔昭。安帝卽位。拜悝城門校尉。自延平之初。以國新遭大憂。故悝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比上疏自陳。愚闇糞朽。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帷幄。豫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罪是日深。惟陛下哀憐。

鄧弘

鄧弘〔案〕弘訓字叔紀。和熹后兄也。天資善學。年十五。治歐陽尙書。師事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講誦孜孜不輟。奴醉擊長壽亭長。亭長將詣第白之。弘卽見亭長賞錢五千。勵之曰。直健當然。異日奴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士篋奴。弘聞又與五千。弘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與馬。施之終竟。弘薨。有司復請加謚。曰昭成侯。發五校輕車騎士。爲陳至葬所。所施皆如霍光故事。皇太后但令門生輓送。

鄧闔

鄧闔〔案〕闔訓字季昭。遷黃門侍郎。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闔側身暴露。憂懼顛頓。形于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尙焉。漢興以來。爲外戚儀表。鄧太后報闔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案〕范書鄧陟傳。闔以元初五年卒。闔出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此八字晏殊類要作。皆先聖法象臣輔之言。朝夕獻納。雖內得于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兢兢之心。彌以篤固也。鄧訓五子。女爲貴人。立爲皇后。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

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鄧豹

鄧豹〔案〕豹陟從弟字伯庠遷大匠工無虛張之繕徒無饑寒之色

鄧遵

鄧遵〔案〕遵元初中爲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級得鎧弩刀矛戰楯匕首二三千枚破匈奴得釜鑊二三千枚得匕首三千枚詔賜駁犀劍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綯帶一具虎賁鱗囊一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金蚩尤辟兵鉤一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人也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語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相薦舉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上旣破邯鄲誅王郎召鄧禹宿夜語曰欲北伐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可漢與鄧宏俱客蘇弘弘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上于是以漢爲大將軍漢遂斬幽州牧苗曾上以禹爲知人漢性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上安

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閱具兵馬。激揚吏士。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方作攻具。上賞嗟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廣平侯與蘇茂周建戰躬被甲持戟。告令諸部將曰。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賊兵大敗。討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案〕此建武二年事。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堅臥不動。公孫述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關。至南郡據浮橋于江上。漢鋸絕橫橋。大破之。漢伐蜀分營于水南水北。〔案〕姚之謂本作漢使副將武威將軍劉禹。將萬餘人屯于江南。北營戰不利。乃銜枚引兵往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漢戰敗墮水。緣馬尾得出。〔案〕范書公孫述傳。述散金帛募敢死士。使廷卒僞挑戰。潛遣奇兵襲擊破漢。漢戰敗在是時而上下文闕。漢平成都。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分與昆弟外家。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恭儉如此。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識。知惟願慎無赦而已。及薨。有司奏議。以武爲謚。詔特賜謚曰忠侯。無後。國除。〔案〕范書本傳。漢薨子成嗣。至孫旦無子。國除。建初中徙封。且弟筑陽侯。時爲平春侯。奉漢後。時卒。子勝嗣。與此異。

賈復

賈復字君文。〔案〕范書本傳。復南陽冠軍人。治尙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意如是。而勤于學。此將相之器。復爲縣椽。迎鹽河東。會盜賊起。等輩欺沒其鹽。復獨完致縣中。時上置兩府官屬。〔案〕此尤武在河北時事。

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爲鄗尉。上署報不許。復以偏將軍東從上攻邯鄲，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卻。上傳召復曰：吏士饑可且朝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皆服其勇。復北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上驚。復病尋愈，追及上。上見大喜，詣雒陽，拜左將軍。南擊赤眉于新城，轉西入關，擊益子于澠池，破之。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上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往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復未曾有言。上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復闔門養威重，受易經，知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侯就第。〔案〕范書本傳初封冠軍侯，建武十三年定封膠東侯。加位

特進。

賈宗

賈宗。〔案〕宗復少子。字武孺，爲朔方太守。匈奴嘗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爲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耶？曰：是。皆放遣還。後更不入塞。宗性方正，爲長水校尉，奉職愛士。及在朝廷，數言便宜，深見親異，賞賜殊厚。上美宗既有武節，又兼經術。每宴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傳。

耿況

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乘風，列爲藩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案〕范書耿弇傳：父况，字俠游，封牟平侯。今其傳全闕。此

晉傳後之事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人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卽封世祖爲蕭王上在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告牀下請問曰今更始失政天下可馳檄而定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爲弇曰青徐大賊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皆數十萬衆東至海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上起坐曰卿失言我繫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興莫不欣喜望風從化如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明喻公首事南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嚮應望風而止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無爲人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爲人道也上以弇爲建威大將軍〔案〕范書本傳此在建武元年二年封好畤侯張步都臨淄合萬餘人守臨淄以後文攷之范書爲合使弟玄武將軍藍將兵守西安去臨淄四十里弇以軍營臨淄西安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聲雖大而虛易攻弇內欲攻之告命軍中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日夜半令軍皆食會明〔案〕此下疑有闕文求乞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弇曰然吾故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卽西安

孤必復亡矣。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卒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突臨淄更彊勒兵憑城觀人虛實吾深入重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不見是爾。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張藍聞臨淄破果將其衆亡。張步直攻弇營與劉歆等會戰。弇升王宮環臺望之。弇與步戰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摧之左右無知者時上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事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也。弇凡平陽城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郡復追張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鑽于軍門而弇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尙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少好學習父業〔案〕范書本傳弇父況以明嘗見都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耿國

耿國〔案〕國子傳弇弟字叔憲〔案〕范書本傳憲作慮爲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數上便宜事天子器之。

耿秉

耿秉〔案〕秉國子傳字伯初爲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擊匈奴封美陽侯性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爲死秉薨賜朱棺玉衣。南單于舉國發

喪勞而流血。

耿恭

耿恭。〔案〕恭，廣之子。國字伯宗。時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恭至。卽移檄烏孫。示漢威德。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願遣子入侍。匈奴破殺後王安得。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神箭。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竝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水。徒居之。匈奴來攻。絕其澗水。吏笮馬糞汁飲之。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而飛泉出。今漢德神靈。豈有窮乎。乃正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請禱。有頃。井泉湧出。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恭旣得水。親自輓籠。于是令士皆勿飲。先和泥塗城。並揚示之。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擊車師。大破之。車師太子比特訾降。恭坐將兵不憂軍事。肆心縱欲。飛鷹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懟。徵下獄。〔案〕范書本傳。恭是時爲長水校尉副馬防。征西羌。忤防。謫者李譚奏恭以罪。耿氏自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尙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遂與漢盛衰。

東觀漢記卷九

列傳四

寇恂

寇恂。〔案〕范書本傳。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封雍奴侯。任郡爲功曹。太守耿況甚器重之。更始時。大司馬朱鮪在雒。上欲南定河內。難其守。問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河內富實。南迫雒陽。非寇恂莫可使也。上乃用之。以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上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案〕范書本傳。時光武北征燕代。朱鮪聞河內孤使。蘇茂、賈彊攻溫。恂大破之。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恂同門生董季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因病不視事。建武二年。爲潁川太守。便道之官。郡大生旅豆。收得一萬餘斛。以給諸營。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恂捕得。乃戮之于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曰。昔藺相如屈于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上乃徵恂。恂至。乃見。時復先在座。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恂在潁川郡中政理。賊不入境。徵入爲金

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隗囂死。其將高峻擁兵據高平。上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上議道使降之上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卽降。引耿弇等諸營擊之。恂奉璽書至高平。峻遣軍師皇甫文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卒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戮其使而降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計事者也。今來不屈。無心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

岑彭

岑彭。〔案〕范書本傳。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封舞陰侯。守漢兵攻之數月糧盡。與說舉城降。此以前隊貳嚴說爲貳師嚴尤。疑誤。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彭助漢爲方略。拜爲刺姦大將軍。督察衆營。授以所持節。從平河北。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案〕范書本傳。此彭擊秦豐時事。上文闕。彭以將伐蜀漢。而津鄉當荆揚之咽喉。乃自引兵還屯津鄉。因喻告諸蠻夷。諸蠻夷相率遣使貢獻。于是江南之珍奇食物。始流通焉。彭圍隗囂于西城。以縑囊盛土爲隄。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囂尾擊諸營。彭師殿。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爲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彭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櫂卒。凡六萬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案〕范書本傳。此彭攻荆門浮橋事。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卽以太守號付後將

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案〕范書本傳。此彭軍入蜀時事。

岑起

岑起。〔案〕起彭曾孫范。元初中坐事免。

〔案〕范書彭傳。彭封舞陰侯子遵嗣徒封細陽侯至杞。以元初三年坐事失國。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異薦邑子銚期叔壽殷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爲掾史。

〔案〕范書本傳。殷建作段建。齊武王以譖懇

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擄掠百姓失望。今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人饑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屬官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上納之。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夜至饒陽蕪蔓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日上謂諸將曰。昨日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聞王郎軍將至。異進一筭麥飯。免肩因渡滹沱河。至信都。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兵三十萬。共守雒陽。上以異爲孟津將軍。屯河上。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令朱鮪知之。〔案〕范書本傳。是時異與李軼通書。軼不與異爭鋒。異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怒。遂使人刺殺軼。異擊走朱鮪。追至雒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並上奏勸上立曰。

帝王不可以久曠。上乃召異。〔案〕范書本傳。建武元年諸將勸光武。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意未完當。

文有闕上曰我夢乘龍上天〔案〕太平御覽作我昨夜夢騎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中征賊還過陽翟詔異上冢別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內長吏皆會使太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遣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劍敕曰念自修整無爲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西行布威信掘池霍郎陝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者皆降與赤眉遇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降其將劉始王重等拜爲征西大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掘池爲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壘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掘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專治關中百姓歸心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案〕范書本傳此建武五年事上引見異誦于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爲我披荆棘定關中者也賜異異惶懼上書謝六年朝京師夏侯子彰嗣至是徙封食鬱林潭中彰子普坐鬱殺游徼會赦國除

是詔有異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異爲人謙退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馮彭

永平五年徙封彰爲平鄉侯〔案〕彰異長子范書異傳異封陽夏侯子彰嗣至是徙封食鬱林潭中彰子普坐鬱殺游徼會赦國除年復紹封普子晨爲平鄉侯

朱祐

朱祐字仲先。

案南陽宛人。范書本傳。

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上以祐爲護軍。

案大司馬討河北時事。

常舍止于中。

祐侍燕從容曰：長安兵亂，公有日角之相。從以觀上風采。上曰：召刺姦收護軍。祐由是不復言。以祐爲建義將軍。攻朱鮪。

案初卽位時事。

祐斬張成、延岑敗走。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

案此建武三年事。

封祐豐將也。封祐

爲鬲侯。邑七千三百戶。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上在長安時。常與祐共車而出。與共買蜜合藥。後追念之。乃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又過祐宅。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登位。車駕幸祐第。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

祭遵

上過穎陽祭遵。

案孫穎陽人。范書本傳。

弟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上舍

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乃貸之。以爲刺姦將軍。語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爲征虜將軍。將兵北入箕關。與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合戰。弩矢入口洞出。舉袖掩口。血流袖中。衆見遵傷卻退。遵呵吏士。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遵遣護軍王忠。皆持刀斧伐樹開道。至略陽。襲隗囂。隗囂破。上從長安東歸。過汧。幸遵營勞之。士衆作黃門武樂。至夜御燈火。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

耿弇等悉奔還。遼獨留屯汎。詔書曰：「將軍連年拒難，衆兵卽卻，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遼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章袴臥布被，終身夫人裳不加綵。士以此重之。」遼病薨，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皆至喪所，上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遂哭而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爲故事。博士范升上疏曰：「遼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王室，可謂守死善道者也。」乃贈將軍給侯印綬，上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陣送遼葬。遼廉潔奉公，死後每至朝會，上數嗟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遼不已，羣臣各懷慚懼也。」遼無子，國除。

祭彤

祭彤，〔案〕形，字次孫。臂力過人，力貫三百斤弓。爲襄賁令。是時盜賊尙未悉平，而襄賁清靜。詔書增秩一
遲從弟。字次孫。臂力過人，力貫三百斤弓。爲襄賁令。是時盜賊尙未悉平，而襄賁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策書勉勵，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遠斥候。虜每犯塞，常爲士卒先鋒，數破之。彤之威聲揚于北方，諸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彤素清約，爲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副儲。顯宗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劍。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入爲太僕。從至魯，過孔子。

講堂上指子路曰此太僕室也太僕吾之禦侮及彤卒烏桓鮮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祭參

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略吏人祭參〔案〕參形子坐沮敗下獄誅。

景丹

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景丹〔案〕孫卿馮翊樂陽人范書本傳丹字因以言語爲固德侯相丹率衆

至廣阿上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案〕太平御覽作出至城外兵所下馬坐輦旃毳氈上

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

谷漁陽上曰爲誰來乎對曰爲劉公卽請丹入上設酒肉人人勞勉恩意甚備建武二年定封丹樂陽侯上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樂陽萬戶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從上至懷病瘡在上前瘡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瘡今漢大將軍反病瘡耶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雒陽病遂加拜弘農太守上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

蓋延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氣勢聞爲幽州從事光武以延爲虎牙將軍圍劉永

于睢陽夜梯其城入。永驚懼走出魚門。延追擊大破之。斬其魯郡太守梁丘壽。沛郡太守陳修。永軍反走溺水者半。後與戰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降。延令沛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祝高廟。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汚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以後。曾無尺寸可數。不能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閑。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爲國之憂也。〔案〕范書本傳。帝以延是故。延有龐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夜聞急少能若是。永初七年。詔封延曾孫爲盧亭侯。〔案〕范書本傳。延封安平侯。延孫側以謀反誅。

國除至是
復紹封

銚期

銚期字次況。〔案〕范書本傳。期額爲光武賊曹掾。從平河北。上至薊。薊中應王郎。上驚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瞋目道左右。大呼曰。蹕。大衆披辟。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以期爲偏將軍。別攻真定。宋子餘賊援樂陽。橐肥纍者。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于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創中額。攝幘復戰。遂大破之。後勸上卽位。上笑曰。卿欲遂蹕耶。期疾病。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

東觀漢記卷十

列傳五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人于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數十持歸宋子光武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訴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縑襜褕絳巾奉迎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上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案〕范武六年定封爲東光侯建時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上大笑純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爲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臧宮

臧宮字君翁〔案〕范書本傳宮頴川郡人封朗陵侯爲輔威將軍將兵擊諸郡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漢軍相距于荊門諸將戰數不利越人謀欲叛漢附蜀宮兵少不足以制也會屬縣送委輸牛車三百餘兩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委輸車回轉出入隆隆至明越人伺候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以漢兵大

來乃奉牛酒勞軍。由是遂安。以城門校尉轉左中郎將。征武陵蠻。

馬武

建武六年。馬武案范書本傳。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封揚虛侯。與衆將士隴擊隗囂。身被兜鍪鎧甲。持戟奔擊。殺數十人。囂追兵盡還。武中矢傷。

劉隆

建武二十年。左中郎將劉隆案范書本傳。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崇近族。封慎侯。爲驃騎將軍。卽日行大將軍事。

馬成

馬成案范書本傳。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封全椒侯。爲郡令。上征河北。成羸衣步擔。渡河詣上。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王梁

光武拜王梁案范書本傳。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封阜城侯。爲大司空。以武強爲侯國。梁爲中郎將。與景丹祭遵合擊蠻中。破之。詔梁別守天中關。

陳俊

陳俊案范書本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封祝阿侯。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卽拜解印綬。上以

爲安集掾。建武二年，俊攻匡城賊，下四縣。上賜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

陳浮

二十三年，詔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案〕俊子浮，封蘄春侯。

傅俊

傅俊。〔案〕范書本傳，後字子衛。穎川襄城人。封昆陽侯。從上迎擊王尋等于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澆盥鬚眉。麾堦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饑耶？」

堅鐸

堅鐸，字子皮。〔案〕范書本傳，後字子伋。穎川襄城人。封合肥侯。光武以鐸爲揚化將軍。鐸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餉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王霸

王霸。〔案〕范書本傳，霸字元伯。穎川陽人。封淮陵侯。祖父爲詔獄丞，上爲大司馬。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上謂霸曰：「穎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王郎起，上在薊。郎移購上。上令霸至市口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慙而去。上從邯鄲避郎兵，晨夜馳騁。傳聞軍在後，吏士惶恐。南至下曲陽，滹沱河。導吏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左右皆惶，畏爲郎所及。上令霸前瞻水。霸欲如

實還報。恐驚官屬。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尙可爲阻。卽白曰。冰堅可渡。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遂前。比至冰合可渡。上令霸護渡馬欲僵。各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上謂霸曰。安吾衆能濟者。卿力也。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遇冰變。權時以安吏士。是天瑞也。爲善不賞。無以勸後。卽日以霸爲軍正。賜爵關內侯。劉文及蘇茂臣于劉永。上遣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倡樂。賊衆歡呼。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爲上谷太守。修飛狐道至平城。堆石布土三百餘里。

任光

任光字伯卿。〔案〕范書光傳。光南陽宛人。封阿陵侯。初爲鄉嗇夫。漢兵攻宛。軍人見光衣冠鮮明。令解衣。將斬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武平河北。光暮入堂陽。使騎皆炬火。天地赫然盡赤。堂陽驚怖。卽夜降。

任隗

任隗。〔案〕范書本傳。光子。封東萊黃人。字仲和。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建武元年。始置將作大匠。自隗始。隗拜司空。永元初。外戚秉權。朝臣畏悚。莫敢抗者。惟隗與袁安同心畢力。數犯顏諫。

李忠

李忠字仲都。〔案〕范書本傳。忠東萊黃人。父爲高密中尉。忠發兵奉世祖爲右將軍。封武固侯。時無綏。上自解所佩綏。

以賜之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澣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支小單衣襪而上之上問諸將破賊所得物惟忠獨無所掠上曰我欲賜之諸君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子皆繫獄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卽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賊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也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忠病濕痺免

李純

永平二年坐純案范書本傳封靈壽侯母禮殺威弟季案范書忠傳忠封中水侯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此以二年爲九年仍脫國除二字

鄧彤

鄧彤字偉君信都人也案范書本傳封靈壽侯王莽末分鉅鹿爲和戎郡居下曲陽以彤爲卒正更始卽位上以大司馬平河北至曲陽彤舉城降爲後大將軍信都反爲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彤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所以至今日得安于信都者劉公之恩公事方爭國不得復念私也

劉植

光武以劉植〔案〕范書本傳字爲驍騎將軍攻中山封昌城侯孫述坐與楚謀反國除

劉歆

劉歆字細君〔案〕范書本傳植從兄

劉嘉

劉嘉字共仲〔案〕嘉植弟范書本傳嘉作喜建武四年以嘉爲驍騎將軍攻涿郡

王常

王常〔案〕范書本傳通字次傳常字顏卿其先鄂人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光武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漢忠將軍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封山桑侯孫廣坐楚事國除

李通

齊武王嘗殺通〔案〕范書本傳通字次元南陽宛人封固始侯同母弟申屠臣〔案〕申屠臣本書光武紀作公孫臣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畝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歡握上手得半畝乃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王莽前隊大夫誅謀反者通聞事發覺被馬欲出馬駕在轍中惶遽著鞍上馬出門顧見車方自覺乃止通娶寧平公主爲大司空性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上司空

印綬以特進奉朝請久之有司請封諸皇子上感通首創大謀封通少子雄爲邵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以太牢祠通父冢

竇融

河西太守竇融。〔案〕范書本傳。融字仲翁，扶風平陵人。遣使獻橐駝令弟友詣闕道絕馳還遣司馬虞封間行通書。〔案〕范書本傳。虞封作席封。光武詔封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魄囂率厲五郡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旣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凡四縣封融爲安豐侯融光武時數辭爵位不欲傳子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修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融嗣子穆尙內黃公主而融弟顯親侯友嗣子固尙沮陽公主。〔案〕范書本傳。穆長子勳尙東海公主女沮陽范書融傳。穆于勳尙東海公主女。此有脫誤。竇氏一王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廡第相望奴婢千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爲比。〔案〕太平御覽作固破羌還。是時竇氏公侯二千石並在朝廷門內尙三公主賞賜恩寵榮于當世親戚功臣無與爲等也。

竇固

竇固字孟孫。〔案〕范書本傳。融弟友子。少爲黃門郎謙讓有節操中元元年以固爲中郎將監羽林左騎爲奉車都尉與

駢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遂滅西域。開通三十六國，在邊數年。羌胡親愛之。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于固，固輒爲唱。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破西羌還，爲衛尉，奉兩宮宿衛。而見重當世。恭謹下士，賑施宗族，甚有名稱。

竇憲

竇憲〔案〕憲融曾孫范書本傳，憲字伯度，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公主不敢訴。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今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民乎！」章帝崩，竇太后臨政。憲爲大將軍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祿勳，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比狄，朝加封賞，固辭不受。舅氏舊典，竝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憲以特進見禮，依三公，竝未開封。」

竇章

竇章〔案〕章融玄孫范書本傳，章字伯向。時謂東觀爲老氏藏室。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此文前後並闕。

卓茂

卓茂字子康。〔案〕李善文選注作字子容。南陽人也。爲丞相史，嘗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矣。

茂曰然此馬已畜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卽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日馬主自得其馬慚愧詣府叩頭謝歸焉茂爲密令河南郡爲置守令與茂竝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茂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聖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爲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今鄰里尙致餽此乃相親況吏民乎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儀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去不在人間耶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從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目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卽位先訪求茂〔案〕太平御覽作求茂謁見茂時年七十餘矣詔封茂宣德侯以茂爲太傅賜几杖安車一乘茂爲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爲華貌束身執節行己在于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東觀漢記卷十一

列傳六

鄧晨

鄧晨，〔案〕范書本傳。晨字偉卿，封西華侯。南陽人。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趾刺史。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爲請得免。晨與上起兵，吏乃燒晨先祖祠堂汙池室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湯鑊中？」〔案〕晨娶光武有是語。晨終無恨色。上徵時，與晨觀識云：「劉秀當爲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上。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晨還京師，數燕見說。故舊平生爲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晨爲陳留郡，興鴻卻陂溉郡稻，常以豐熟兼流給他郡。

來歙

來歙字君叔，南陽人也。有大志，慷慨治左氏春秋。與劉嘉俱詣雒陽。世祖見歙，與之大歡。曰：「君叔獨勞苦，解所被襍襦以衣歙。」拜大中大夫。建武五年，持節送馬援奉璽書于隗囂。囂遣子恂隨入侍。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囂將王元說囂，故狐疑不決。歙素剛直，遂發憤責之。曰：「國家以公知臧否，曉廢

興故以手書暢至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君臣父子信也今乃欲從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吉凶之決在于今日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歛歛仗節就車而去歛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因保其城上聞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囂圍歛于略陽〔案〕范書本傳歛襲得畧陽囂大驚上詔曰桃花水出船槃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討囂囂衆潰走圍解于是置酒高會賜歛班絕席坐在諸將之右賜歛妻縑千匹上使歛監諸將因歛上疏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詔于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駄隗囂破後有五谿六種寇見便鈔掠退阻營塹歛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遂與五谿戰大破之與蓋延攻公孫述將王元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歛歛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歛伏悲不能仰視歛叱曰故呼卿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泣涕乎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歛自書表投筆抽刀而死〔案〕范書本傳贈征羌侯

樊重

樊重字君雲南陽人〔案〕重光武外祖世善農稼好貨殖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家素富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臨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世祖卽位追封重爲壽張敬侯

樊宏

樊宏。〔案〕重長子宏字靡卿。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長羅侯。建武十三年。從都尉封謝侯。十五年。徙封壽張侯。宏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宏每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敕驅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病困。車駕臨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而不許。

樊儻

樊儻。〔案〕宏長子儻字長魚。事後母至孝。母嘗病癱。儻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爲吮癱。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野王獻甘膠膏餳。每作大發。〔案〕范書儻傳。每輒擾人。吏以爲饒利。儻知之。臨薨奏焉。

樊梵

樊梵。〔案〕第三子梵。儻族曾孫。字文高。爲尚書郎。每當直事。常晨駐馬待漏。雖在閒署。冠劍不解于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爲郎二十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其慎也。

樊準

樊準。〔案〕準。宏族曾孫。字幼陵。爲別駕從事。臨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準見當時學者少。憫先王道術陵遲。乃疏曰。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之初。羣雄擾于冀州。旌旗亂于大澤。然猶投戈講學。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尤

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刪定乖疑。稽合圖識。封師太常桓榮爲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大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觀化者億萬計。〔案〕范書本傳。時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上疏請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太后深納其言。 為御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非法官寮震慄。轉尙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慎。

張況

張況。〔案〕范書張禹傳。禹，趙國襄國人。祖父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以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

張歆

張歆。〔案〕范書子歆傳。子，守臯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詣閣。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之。便發遣。遂棄官亡命。〔案〕范書張禹傳。禹，字伯達。封安鄉侯。作以報仇逃亡。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後仕爲淮陽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爲汲令。卒官。

張禹

張禹。〔案〕禹，歆子。范書本傳。禹，字伯達。封安鄉侯。好學。習歐陽尙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永平六年。禹爲廷尉府北曹吏。處事執平。爲京師所稱。明帝以其明達法理。有張釋之風。超遷非次。拜廷尉。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水廣二十里。

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率吏民假與糧種。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市。墾田四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功曹吏戴閨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閨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自致徐獄。和帝南巡祠廟園。禹以太尉留守北宮。大官朝夕送食。賜駕乘具物。除子男盛爲郎。禹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郭况

郭況。〔案〕范書郭后紀。后真定藁人。父昌。昌子況。封陽安侯。爲城門校尉。況。皇后弟。貴重賓客。輻輳而況恭儉謙遜。尊奉法度。不敢一奢爲鴻臚。上數幸其宅。飲酒賞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爲金穴。言富實也。

陰睦

建武二年。追尊貴人父睦爲宣恩侯。〔案〕本書陰后傳。睦字君孟后之父也。南陽新野人。

陰識

陰識。〔案〕識。睦長子。范書本傳。識字次伯。封原鹿侯。爲守執金吾。居位數十年。對賓客語。不及國家。其慎重如此。

陰興

陰興。〔案〕興字君陵爲期門僕射從上出入常操小蓋疾風暴雨屏翳左右泥塗狹隘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淖至踝上欲封興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興盡忠竭思其無益于國雖在骨肉不以私好害公義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興夫人薨會葬詔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至墓賜印綬追封加謚興曰鯉陽翼侯。

陰傅

陰傅。〔案〕傅興第二子范封灤強侯。〔案〕此永七年以灤強屬西。〔案〕此下徙封于丹陽爲期思侯。〔案〕書作博附見興傳平元年有闕文司馬彪郡國志灤強期思並屬汝南丹陽無期思地此文有誤

東觀漢記卷十二

列傳七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案〕范書本傳援封新息侯。遠祖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茂陵成歡里。曾祖父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援三兄。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援長七尺五寸。色理膚髮眉目容貌如畫。受齊詩師事穎川蒲昌。以況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援外類倜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閫內。必幘然後見。爲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留。援嘗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虧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魄囂甚重。援以爲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置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爲至當。握手迎如平生。述乃盛陳陞衛。引援入交拜畢。就館爲援制答布單衣。〔案〕范書本傳。答作都。援曉之。因而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鼃耳。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敕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袒輶坐。援至上。迎笑謂之曰。卿遨遊二帝間。見卿使人慙。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

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臣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非刺客.而簡易如此.於是上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乃曰.天下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援歸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凡十四見.〔案〕此語意未完當有脫援入侍援將家屬隨恂歸雒陽會囂意狐疑後遂發兵拒漢援具言滅囂謀畫因使援將突騎往遊上說離囂支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囂降廣不答放范書備載援書而無此文當由范氏刪落傳隗囂遺子自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援因說囂側足而立將士士崩之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爲山川指畫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囂衆大潰援爲隴西太守討羌中矢貫腓脰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遷虎賁中郎將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賴其便三府以爲未可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白嫻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蟻蟲而剃之蕩蕩蟻蟲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出尙書盡數曰敕黃門取頭蟻章特入因出小黃門頭有蟻者皆剃之上以援爲伏波將軍援上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嚮成臯令印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

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援好事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於春夏。筍擊交趾。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餘。但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塢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與兄子嚴敦書。曰學龍伯高不就。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鷺者。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援平交趾。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蹀目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勅。後定果下獄。援於交趾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案〕此有闕文。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旣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爲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詔置馬德陽殿。下援振旅京師。賜車一乘。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故人孟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援行亭障到右北平。詔書賜鉅鹿縑三百匹。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禹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上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尙能被甲上馬。上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笑曰。曠哉是翁也。〔案〕謚字范書。本傳作豐鑄。遂遣援。二月到武陵臨鄉。

馬廖

馬廖。〔案〕廖援長子。范書本傳。廖字敬平。封順陽侯。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五谿無功。卒於師。廖不得嗣爵。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上表長樂宮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用匹帛。司隸校尉梁松。〔案〕范書梁松沒於顯宗永平四年。馬氏之敗。奏特進防在肅宗建初八年。於時松歿已久。此文有誤。奏特進防光廖。廖子豫。兄弟父子并受爵土。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腴美田。作大廬。近帶城郭。妨困人民。

馬防

馬防字公平。〔案〕防援第三子。范書本傳。作字江平。是書別本。又作字孝孫。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爲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其各以有闕文。此下固等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按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卽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至。敕下調馬穀。防遂見親近。防征西羌。上嘉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章帝建初三年。防爲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吏位在九卿上。絕席。防兄弟二人。〔案〕此謂防及弟光。攷范書本傳。光時封許陽侯。各六千戶。防爲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省闢。綏定西羌。以襄城羹亭一千二百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爲光祿勳將。緹騎宿衛宮省。上數幸防府。賞賜飲食。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

獨行十月迎氣樂。〔案〕范書本傳。十月作十二月。防性矜嚴公正。數言政事。多見採用。子鉅爲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齋宮中。上欲冠鉅。夜拜爲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防兄弟奴婢各千人以上。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上不喜之。數加譴責。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

馬光

馬光字叔山。〔案〕光援第三子。遭母喪。哀痛感傷。形骸骨立。監越騎校尉。視事帥厲吏士。教習有方。時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爲五校尉主禁兵武備。所以宿衛兩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射聲寺治北宮。章帝與光詔曰。朝送鹿膾。寧用飯也。拜太僕。視事減省諸費。歲千萬以上。光前坐黨附竇憲歸國。憲誅。憲奴玉當誣光與憲逆。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之。

馬客卿

馬客卿。〔案〕客卿援少子。幼而歧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馬嚴

馬嚴字威卿。〔案〕嚴接父余卒時嚴方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

〔案〕班書元后傳王鳳弟譚封平阿侯子仁孫惲皆

嗣爵此平河侯王述當是平阿侯王術之訛范書馬援傳云援兄子增王磐平阿侯仁之子則述當爲嚴姊增之昆弟此云姪婿父亦誤

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

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爲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嚴西嚴

受左氏春秋顯宗詔嚴留仁壽闢與校書郎杜撫班固定建武注記拜嚴持兵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故守謁敬同之將軍敕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拜中丞嚴舉劾按章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寮憚之爲五官中郎將邊境有事輒下嚴處便宜肅宗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納敕嚴有所見聞輒言帝令諸上便宜封表遣子以往都使詣省門帝自勞以手書嚴爲陳留太守建初中病遣功曹史李襲奉章詣闕帝親召見襲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帶革帶付襲賜嚴遣太醫送方藥也

馬融

馬融〔案〕融嚴第五子范書本傳融字季長才高博洽爲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瑟

〔案〕范書本傳作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修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馬棱

馬棱字伯威。〔案〕援族孫。從兄毅張掖屬國都尉。棱爲廣陵太守。奏罷鹽官。賑貧羸。薄賦稅。郡界嘗有蝗蟲食穀。棱有威德。蝗蟲入江海。化爲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簾。〔案〕范書本傳。但云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此事失載。

梁統

梁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案〕范書本傳。統字仲寧。烏氏人。封陵鄉侯。統疏稱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五帝有流殛放竄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是以五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案〕范書本傳。統以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此疏。議者以爲不可施行。統復上言。願得召見。若對尙書近臣。口陳其要。統對尙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烟火見未央宮前代所未嘗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掠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

梁竦

梁竦〔案〕竦，統子。范書作悼騷賦。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嗚咤兮，卒暴謫。本傳：竦字叔敬。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案〕雖，疑作胥。扶目皆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周字疑誤。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案〕此句君名其旣泯，疑有誤。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殞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鸞路於犇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衆瀆之神林兮。東勅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爲珍，旣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推賈傅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敗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爲期，永元九年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襄親愍侯，好爵顯服以慰母心。

梁商

梁商，字伯夏。〔案〕商，竦次子。雍子。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於閭闈，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爲之蓄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

委任焉。常曰：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饑年穀貴，有饑餒，輒遺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四城外，給與貧民。商上書猥復超超宿德。〔案〕此二句文義未明，當有訛脫。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攘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郡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卽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前，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商薨，賜東園轎車朱壽器銀鏤黃玉匣。案：帝作誄曰：孰云忠侯。〔案〕范書本傳商襲父封乘氏。不聞其音，背去國家，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商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遇所未曾有。

梁冀

梁冀，〔案〕冀，商長子。范書本傳：冀字伯車，嗣父侯爲大將軍。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冀僭侈作平上輶車，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冀，益州刺史种嵩發其事。大將軍夫人躬先率禮，淑慎其身，超號爲開封君。卽大將軍梁冀妻也。〔案〕大將軍夫人以下十九字，當是詔策之詞。卽大將軍梁冀妻也。句恐爲後人加注，而節錄者誤作正文。又范書本傳：冀妻孫壽，封襄城君。梁商傳：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此以號開封君者爲冀妻，疑亦有誤。

梁不疑

梁不疑(案)不疑商次子范書拜步兵校尉上書曰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過少所任(案)此段與前梁冀傳略同攷不疑拜步兵校尉范書不載恐緣冀傳誤複

孫咸

識曰孫咸征狄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武名官以應圖識(案)此當是詔文范書不載

東觀漢記卷十三

列傳八

伏湛

上自將擊彭寵。

案范書本傳。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

上疏諫曰：臣聞文王享國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

武王四海乃賓。陛下承大亂之極，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遠者不服，而遠征邊郡，四方聞之，莫不怪疑，願思

之。杜詩薦湛疏案范書本傳。湛是時策免。

大司徒封不其侯，遣就國。白縗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

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秉節持重，有不可奪。

衆賢百姓嚮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識者愍

惜儒士痛心，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齟齬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

光示遠人。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

入禁門，補闕拾遺。

伏盛

伏盛字伯明。

案盛湛子范書本傳作伏隆，字伯文。

張步遣其掾孫昱隨盛詣闕上書獻鯁魚。

伏恭

伏恭字叔齊湛同產兄子也。

伏晨

伏晨案長滿少子翕孫尚高平公主。

侯霸

侯霸字君房案書本傳霸河南人追封謚則鄉哀侯有威重爲太子舍人從鍾寧君受律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荊州刺史費遂齋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臥皆曰願復留霸期年民至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霸爲尙書令深見任用

宋弘

宋弘案書本傳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封宣平侯爲司空上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治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欲令輔國家以道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碩德忠正也後大會羣臣上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糴諸生以賤不糴

弘怒悉賤糴不與民爭利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上數數顧視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卽爲撤之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韓歆

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爲司徒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上大怒以爲激發免歸田里上猶不釋復詔就責歆及子嬰皆自殺

歐陽歛

歐陽歛案范書本傳歛字正思樂安千乘人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尙書至歛七世皆爲博士歛於經學恭儉好禮歛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吏民從化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死獄中歛據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賄三千匹

朱浮

朱浮案范書本傳浮字叔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上不征彭寵浮上疏切諫

曰連年距守吏士疲勞蠻蟲生甲冑弓弩不得弛上下相率焦心大兵冀蒙救護之恩陛下輒忘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然浮上疏曰陛下率禮無違〔案〕此上文闕浮爲司空賣國恩以爲威福

張湛

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室閨處必自整頓三輔以爲儀表爲馮翊見府寺門卽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爲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度者湛常乘白馬帝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拜太中大夫病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強起湛以代之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尙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囂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令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其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遺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成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林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爲太中大夫時議郊祀制以爲漢

當祀堯。林上疏曰。臣聞營河雖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士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祀郊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絲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小水涌泉盈溢。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羸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

教強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忧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足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獮之意徼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宮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謔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遷大司徒司直百僚知林以名德用甚敬憚之爲光祿勳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祿出常有益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爲東海王傳王以師故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苦以車重無所置之代張純爲大司空務於無爲〔案〕范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大司空朱浮免杜林爲大司空二十三年林薨張純爲大司空則是林代朱浮純復代林也此文有誤

張純字伯仁。〔案〕范純京兆杜陵人。書本傳。

有疑義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一日或數四引見爲虎賁中郎將。純素重慎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禡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禫。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入太祖廟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禫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禫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禫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于茲八年請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禫祫遂定。純臨終謂家丞翕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字稚通。兄根常被病。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奮。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令翕移臣。時在河南家廬。見純前告翕語。自以兄弟不當蒙爵土之恩。願下有司。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謙儉節約閨門中和。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爲馮萬石。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偃長不滿七尺。爲黎陽令。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郡太守

范橫上疏薦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賢勤欲令以善自珍乃因燕見從容誡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於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祀園陵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

馮鮒

馮鮒字孝孫〔案〕范書本傳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馮城因以氏焉鮒父名揚明帝詔曰馮鮒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爲楊邑侯賜以玉玦〔案〕范書本傳光武中元年封楊邑鄉侯明帝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奸吏策免削爵土至是復故爵帝東巡郡國留鮒宿衛南宮敕鮒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痱若向南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諸牕望令緻密子孫得到鮒所鮒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馮石

馮石〔案〕石鮒次子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

許日賜駁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趙嘉

趙嘉字伯陽。〔案〕范書本傳。南陽宛人。奮迅行伍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嘉常思欲報之。遂往復讌而讌家皆疾病。嘉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讌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嘉。嘉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卽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嘉。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徵嘉使詣舞陰。李氏遂降。嘉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其婦有色。恐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嘉責怒仲伯。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欲逼奪。輒爲求哀言其病。遂脫。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嘉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光武以嘉守簡陽侯相。敕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嘉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爲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內戚。宴會諸夫人。各前言爲趙嘉所濟活上甚嘉之。後徵嘉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拜太尉。以日食免。〔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十七年。拜太尉。明帝永平三年。坐考中山相薛修不實免。爲衛尉。性周密。非因日食也。且以災異策免。三公自安帝時徐防始。光武時未有此。此文疑誤。免爲衛尉。性周密。

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卽位進爲太傅詔曰行太尉事趙憲三葉在位爲國元老其以憲爲太傅

